慕亭集 卷之四

雜著
序

廿六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上下庵從叔父

日寒如此寓中體候若何祔廟時告辭於禮有明文而吾家不曾行不知何所據也竊嘗有惑于中者久矣今以臆見欲擧而行之每擬面禀於函丈之下而事故肘掣未得乘閒偶有秋月便以書質之則其回教顚末大槩與鄙意合然有父兄在顧安敢擅行耶其詳在秋月往復書故敢此伴呈詳細賜教如何祔字不用恐甚得當幷賜指教焉

上下庵從叔父

日間氣體若何此去一冊所謂四勿箴集說者卽著秀之妄自抄輯當初起草之際傳聞及於丈席凡前後提耳痛禁不啻丁寧而以姑未成書之故時不敢陳達其所輯之爲何書然大抵丈席所期望著秀則實不止於文字傅會之工而已著雖愚不肖敢不奉承至教惕然悔懼思所以回頭轉脚於實地工夫哉竊念著秀合下以駑劣之資粗厲之性重以震剝摧沮於無限禍患之中離索以來又無賢師父在傍而提警之苟或玩愒因循蹉過歲月則畢竟小人之歸

而君子之棄矣遂因此起意略抄古人要切之語以爲終身受用之資其意則蓋以爲士生千載之下旣不能躬造聖賢之門則私自輯其書誦其言未必非初學切己事也蓋此四箴卽聖門親切之語其註說亦皆古大儒徽言旨訣而其中諸說往往有合商量處故更加修定仍復正書一冊此只爲私便覽省非足向外人開示也然此事已爲良遂所知則但自置之巾箱更無求教之意者亦豈向學請益之道哉茲敢以草本呈上若不足爲學者身心之助而只是無實之空言則火之非難也抑或有萬一之補而然有

可改可正處則改而正之亦美事也萬望一番照管仔細指教以爲卒承鞭策之地如何如何諸家之說雖或有不滿意處誠不敢以瞽見取舍故幷錄于小註其下略以己意附之隨處斤正以教亦深企祝

上下庵從叔父中庸問目

向者鄉飲講會芝田公以人心爲良心人或然之然愚意則恐未然蓋所謂良心者是箇人欲未汩本來恰好底人心則是箇生於形氣之私而易流於人欲底心何嘗有二而其名目自不同豈可以人心直謂之良心哉

首章章句性道雖同止過不及之差一段專就人事
看何如向與賢民兄略有論辨而尚未究竟簪秀初
以爲當兼人物看近復思之性道同而氣稟異者則
兼物看固無妨然觀或異之或字則可知其歸重於
人至若過不及之云則尤不合兼物說也然則其下
又奚以曰因人物之所當行云爾也此則亦有說焉
就以或問考之朱子釋修道之教必先言性道而兼
說人物偏正之殊中焉過不及而專言人事智愚賢
不肖之異更論立教之意而先以人爲主次及於物
以明此道之無不該而聖人修道之功亦無物不包

其旨略而明矣不審如何
存養涵養朱子說互有不同就考其說則或問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朱子曰甚善南軒謂靜以涵動之所本而朱子稱之此以涵養就靜上說也或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朱子曰是此以涵養兼動靜說也又曰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此以存養就靜上說也或問靜中常用存養朱子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或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云云此以存養兼動靜說也而退陶先生則又曰存養專以靜言涵養則兼動靜言今以此數說反復

而推究之則大抵無論存養與涵養或可專以靜言或可皆兼動靜言何者若對省察則存養涵養皆是靜工夫存養涵養非兩件工夫省察是動工夫無疑也若對存養涵養而就其中分言之則存養以靜言涵養兼動靜言亦恐似然也存養是存主之意着得緊涵養是涵泳之意包得廣然乃若單言則存養何可不兼動靜涵養亦何可不兼動靜耶蓋朱門問答之言存養涵養者多而未嘗於存守涵字之間分別名目但當以主敬工夫把作存心底節度未發已發皆致操存涵養之工有何不可耶

又按小註或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朱子曰未發

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退陶先生則曰涵養者涵泳於義理而養成之謂今以二說考之則朱子似以涵養專就未發說退陶則兼動靜說故乃云爾耶更考之雖於未發之時而無義理之實以養之則所謂主宰者恐虛寂而已以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一節觀之則意朱門之問此者有呂氏求中之病故朱子答之如此耶以義理涵養云則有些執持拘迫底意思與涵泳於義理之說似不同未知如何

近世先輩論鬼神章有曰借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借字恐有病天地之消息盈虛幽明闔闢以至人之一身屈伸嘘吸動靜微顯何往而非鬼神哉然則所謂借彼明此者似未免認道爲二也如何如何

○凡人爲學修己之方惟言行道理前定於心立得箇基本然後一語默一云爲方無差謬之患而大學所謂靜安慮得可得以語也著秀竊有味於此一條嘗以此叅看於大學知止有定之訓則中庸之明善卽大學之知止中庸之四定卽大學之有定中庸之不跲不困不疚不窮卽大學之靜安以下事也然則

明善雖在下文其下工之序當在四定之前如此看如何更考之中庸之定是著力字大學之定是不著力字些有工夫效驗之異博學審問小註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至於或問則又截然以先後言之或者以此問於老先生則先生以爲未詳著秀固不敢妄論然嘗竊究其義則朱子之論知行工夫有以致知爲先力行爲後者有以涵養爲先致知爲後者又有不分先後而各致其功者其言之雖不同而其義則實互相發明也何者以下學之序言之則不可不以博學爲先篤行爲後故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先以

此推之先後之序較然也所以或問以先後言之然
又恐學者但知五者有先後之别而遂不能各致其
功博學時欠審問審問時没愼思明辨時全闕篤行
之實以爲了此一事然後將及他事云爾則雖没歲
窮年亦將何所有得哉故朱子又對學者有無先後
有緩急之訓所以更要人各致其功而爲知行相資
之道也小註與或問雖若矛盾而其義實兩足而不
相悖不審如何
朱子之釋誠字曰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大抵分
天人而言則當如此說然若只就人身上說則所以

爲實心者無非眞實无妄之理也又況天人一理則在天之實理非在人之實理耶是知眞實无妄者在人之實心也所以眞實无妄者在人之實理也其實非有二也

與族兄儲叔 五秀 戊寅

中庸說轉入高眼詳細評隲極爲精當其賜大矣愚陋之見何敢自是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如有一分合商量處則必往復論覈務歸至當亦講學中一事也玆敢不避狂妄更有所禀焉幸望逐段標揭痛加斤正如何高明所謂不欲苟同者是乃所以終歸於眞

同也

性道雖同之說性道同云者亦人與人性道同物

與物性道同而氣禀或異云者亦人與人氣禀或

異物與物氣禀或異也 止 至於過不及之差亦可

兼物說如傷獸草木猛也剛也是過也㤝也柔也

是不及也云云

蓋就人物之各得其所賦者而分開說則人與人性

道同物與物性道同也豈可曰人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馬之性耶人與人氣禀或異物與物氣禀或

異也豈可曰人與物氣禀或異耶然此則泯論也若

就此章句中連下過不及一段看則只當曰人與人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爾大抵愚意則其大意若曰性也道也皆人物之所同得然物得氣之偏且塞者固無過不及之可言只就人事上論則其氣稟或不能齊故有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以聖人爲之品節裁制以立教於天下使凡過不及者皆得以取中焉以至於天下之物亦莫不因其材質之宜而品節之所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也此豈着秀之所自言乃朱子或問之意也向者一朋友亦嘗論此云馬牛之踶齧是過也其駑鈍是不及也今高

明說亦似之然鄙意則終恐推之太過大凡文義苟欲深看則亦無物不通然又豈若專就切己上平平看過之爲愈耶

存養單言則固兼動靜與省察對言則專屬於靜景圓說得之至於存涵之分存字着得緊涵字包得廣恐不無分別然總而言則均是敬工夫不必作同異看

著之大意亦不外此但高明說得尤簡當明白

小註朱子曰以鬼神之幽顯明道之費隱無乃以字訛傳爲借字耶止 蓋鬼神氣也道妙無形因器

而形故就氣之幽顯以明道之費隱所謂卽氣而指理者也

鬼神之說或者所言借字終覺未穩若如高明所引小註說則方似無病小註非朱子說乃饒雙峯說無乃偶失照管耶或者朱子說又見於他耶更詳之大抵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其形而上者微妙而難見故就形而下底鬼神之理以明道之費隱者至妙至密蓋鬼神固是氣也而未嘗有無理之氣其所以微所以顯者皆眞實无妄之理也故朱子答門人問鬼神之德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然則此一章雖是專說氣亦不可一切遺理而但

兼氣一邊也又有旁證焉上費隱章末引鳶飛魚躍以明道之費隱其飛其躍氣也而其所以飛所以躍者則是理也蓋子思立言之意本不在氣上而只是發明道體之無窮則此等處即理而看方似爲完備未知如何

博學審問說固不敢妄論然大抵集註或問多有同異處先輩所謂有初晩之異者指此等處耶

此條說愚不敢硬立己見然大抵朱子他說果或有前後初晩之異而亦或雖一時一事之言有如此說時又有如彼說時或淺言或深言或混淪說或分開

說如衡之稱物其高下低昂有時乎不同而不害其爲同也如此類處不一而足豈可一切辨破指以爲初晩之有異耶愚於前說已略陳請更言之蓋學問思辨篤行五者以工夫次第論之則豈可無先後之別然亦非謂今日博學之明日審問之又明日篤行之也如使學者但知五者有先後之別而只欲了此一事然後始及他事則是博學時不可審問審問時不可篤行也此豈知行相須之道耶如彼說則有先後如此說則無先後其意實兩足而不相悖高明更以爲如何

答族兄于章 應秀 癸卯

三載後一書兄先於弟正所謂不及兄處況滿紙諄複片片推赤心說與感鐫何敢忘伏審伊來寓中起居沖衛聞移卜於香山絶頂突雖不黔若有杜老詩僧日夕過從如白傅故事則善矣不然時出錦囊清詞令村嫗解說倚杖而聽之則閙中蕭散之趣又何多讓於古之人哉日前孫孝儀甫過訪也云方作野史夫野而史窮者事也窮而在下則雖善不尊不尊則不信其將以是而藏之名山以待後世之太史公耶恨不得躬奉筆硯以聽緒餘也著秀冷淡二字自

是茶飯尋常以朱子所謂存活得熟十分亨泰者爲自解之地而今所教又適相契焉敢不服膺而加勉但年益邁而志益頹業益隳竊恐終於此而止也先槀承長公謬託奉置塵案已久數遍看閱合商量處尚多妄以己意間或付標以俟座下之斟同勘破未知何時討得究竟也第念坯璞已具若趁吾輩未甚衰頹時得見剞劂則大善而但事力有所不逮座下又在遠不得聚首商確深恐此事終爲吾輩之未了債也陶隴緬禮始也吾輩若爾人不無持重之言而旣發難止俛焉從衆及其遷也則親賓會者咸以爲

轉禍爲福是果有一線回泰之理耶且二百十三年之後棺和再賜而旌翏玄纁宛然如昨孱孫痛慕之懷無異始葬之日座下遠坐晩聞其愴感傷得不萬倍也至於先院事不覺痛心景涵之去也欲觀彼邊物議而畢竟調停不得乃以堯卿指揮爲安淸保合之計使之移設改號然歸後未知有何樣擧措也聞高棲與巨淵最近想與圓伯源源相對渠所見亦如是耶

答再從兄賢民

雙棣上山之後亟欲一修候問以叩玄中之趣而坐

在悲哀窒中有意未果者久矣卽承手畢俯存鐫感
當何如況伏審淨界團會大有孫石之樂起居凡節
又勝似在家時無任慰賀之至閑睫閑養未必無得
力處須隨分觀玩無致助長之病如何如何茍經一
部是座下熟面工夫其得力想勝似他書然著之嘗
讀是書也最愛泯之第一章朱子說鶴鳴章康節語
至今莊誦不敢忘此要切語想已入良遂照檢中然
愛德之至謾以及之倘賜恕察否

答再從兄賢民

奔竄中伏承教墨謹審侍候庸衛伏慰下示禮疑所

引朱門問答無復餘蘊湖上說亦爲明證依此答之似甚精當而至於末段舅主之證更恐合商量蓋以舅而主庶婦之喪雖爲二主而却不爲嫌然本生父之於出繼宗子則與庶婦之喪輕重迥別今以喪有二主爲證似極未安抱衰人拜賓之節勢若難行則同居長上之人以攝主之例從便代行勢不得不然饋奠諸節皆以代攝則何獨於拜賓而不然耶不必以舅主爲證喪有二主四字尤有所碍檃栝去取如何惶恐不敢知

與族孫壽玉 壔

祔事節次大小位一時行事多有極未安者大宗神位不得出於支子之家則當以紙牓行之而私廟則自當出主一堂幷設而或紙牓或出主此一未安也大位則宗子當主祭而小位亦令宗子主之者恐不可若喪人自主則一堂之內亦有二主之嫌此二未安也昨已略說此意而尚未質言其如何處之歸後偶閱東巖集得一條明證焉秋月翁問大小祔祭若同日行事則一堂之內幷設四位如何東巖答曰大小祔祀昭穆既不同似不可幷設云云自見此言羣疑幷釋愚意則斷當依此先行大位祔祀還安焚祝

畢後更行小位祔事而喪主自主之一如虞卒則大小位無紙牓出主相妨之事而主祭者亦無二主難安之端矣更須廣詢量處如何

答再從弟信民 允秀

忽得惠書審知懷思一般況滿紙縷縷寄意深遠可想離索之中煞有實地工夫遠慰曷喻從兄巢居習靜所與從事者只是黃卷中古人此外飢飽忻慽何足道哉聞讀寒岡集頗有所得甚善此中素無此書每以未得一覽爲恨安得致身君所一番對討也東都蔡國休因來示知其人雖有願交之意奈涯角何

哉有朋自遠古人所樂須努力自勉推以及人無負遠托之意如何如何齋記竊欲托名墻壁近纔構草當俟相對點竄後乃出耳周房之遊是固宿逋況得賢弟為東道主人政好秉興策杖共尋仙山而合下跛躄遷就時日又失今春紅綠姑未知何時酬債也

答信民 癸卯

霖潦阻人信息無階南望鬱陶有時難耐見今天氣乍晴新涼入郊寓中情況清勝否魯仲兄所囑庵記親知之間不宜以不文終辭近纔下筆構草而竊念其命名之義大煞深遠而切實故記中亦刊落閑漫

不徵文人虛影專就切己上省檢處說出未知果合
渠意否因令翼姪繕寫以呈然此等文字墻壁標揭
使識者見之則必入哂點中而毫毛無益於主人觀
省之方須以此意傳于魯仲勿爲外面虛具只藏之
篋笥時出觀之以無忘朋友交警之意如何如何

答再從弟亨進 癸卯

獨對籬花黯然馳懷忽此書來可敵相對但令節索
居之歎王姥些少之憂爲之歎咄然君之方寸本澹
然無物隨遇安分安往而不得哉惟冀益懋玩索之
工以其贏餘及於乃兄俾資炳燭如何如何此間猶

夫前狀而璅也一捷頗令閭里生色老儒失意者應以後生爲畏也

與再從姪景輝 庭翼 癸未

吾輩至樂莫若棲山讀書爲問近上經履何似聞有好朋友講劘之益尤可人意攻苦喫淡百事便可做得須硬着黃嬭座以待新涼入郊政好然當此亢炎不合趲程課讀更須自量氣力分數無至過苦成病如何如何竊觀近世業經者沒頭記誦專心進取都不省義理脉絡以君好資地好志尚想必打透此關切宜更加留念也

與宗君堯卿 戊申

陵寢薄宦雖不足多賀猶勝於菜蕪旅食之日況晉塗發軔自此伊始此實門户之幸比來仕履神相毖重齋居清讌頗有讀書之暇否廿載研經富有其具持此以進用有餘裕然士君子窮格體認之工與經生記誦之業異途須及此暇日更加温理令其意味浹洽于中又將古來經國之文涉獵淹貫以博其趣如何如何出仕路者尤不可昧於 本朝故事洛下知舊家如有 國朝寶鑑試借來熟看因抄出為一毋子以作袖珍要覽亦似甚好勿以腐儒無用之談

而忽之也簪秀兀兀巢居所業者不出鑽古紙課蒙學數事暇則看山臨水以遣興也璪孫科便略付遠懷　陵所若近則渠必進候相對可悉此間諸節惟冀仕學俱優

與堯卿

春間見書後無路嗣音每向西雲遠懷憧憧漢中楓菊正妍旅宦起居一味清晏否臺端清望足令門戶有光然古稱仕路險於羊腸須以安詳謹密為持身節度其於涉世之方亦惟無激無隨以永終譽是親摯之望也宦遊經年久曠丞嘗此亦可閱或可受由

暫還否然貧仕多窘安能容易動得耶

答族弟德雍 丙午

有懷南望每令人忽忽不樂意外得滿紙情書知邸抵陶庄深喜跫音之不遠也示諭縷縷其自省求益之意懇到如是曷勝敬歎嘗竊以爲君之資性儘美趍向早定秉志非不堅也劬學非不篤也而所欠者惟命與數耳以是閱歷險釁而或不無摧沮之患棲屑客寓而亦未免妨奪之害此吾輩之所尋常慨惜者也然命數在天學行在己只當盡在己者而已在天者何足道哉其省修之方君所擧大學及敬齋箴

諸說已見得親切矣持此警惕勉勉不已到得眞知實踐則不患乎私慾之爲心害而表裏動靜庶幾一出於正此非所謂本原用功之要乎不如是而惟口耳之是事矯飾之爲務則正是外銀內鐵也其於爲己之學遠矣心經一書無非發明此理君今有意讀此甚善甚善退陶先生尊信此書不下於四子近思至引許魯齋神明父母之說以證之則有志心學者舍是書何先哉試循此用工當自得力如乃兄者白首窮廬寡陋無聞治心而不得眞諦爲學而了無實得聞君之言尤覺汗顏無辭以供答也然講討疑難

亦不當廢如有可商確者幸錄示也

答德雍 戊申

南望江樓日夕神往此際珍緘適至審知羣居花樹之樂且末段數語之示尤可見用意深處曷勝欣浣坐在江山風月之中頓覺胸懷快活日與諸子弟論文戲墨亦不害爲本地風流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魯人獵較而孔子亦效之朱子令長子受之習時文讀左莊韓歐古聖賢之隨時從衆有如是矣亦何傷之有有時羣鬨暫息乃與佑民景輝及諸生輩閑看冊子隨分講確亦似爲内外兼治之道耳心經之

以經名何必深疑蓋此書上自詩書易下逮程朱大訓大抵聖賢之言吐而爲經則稱之以經其義甚當至於末章附註吳氏說則退陶先生已斥之以伊蒲塞氣味然當時門下諸公請先生更定其謬處而先生諭之以不可輕改又按鶴峯錄中記先生晨起誦心經附註云爾則除却附註之說老先生之所不敢而君乃輕易言之恐未得爲深知此書之可尊可信者也豈可以吳氏一說之故而幷除了洛建諸大儒許多好說話哉道體及爲道加護等字過加推排難免嗤點此後無踵前謬至佳

答德雍

自聞移住福川深歎其棲屑遷徙之無常而旋以暫時歇泊之得其所爲幸方欲投一書以叩而君書先之信知一片心期之默相契也細審端坐靜室玩心益勝又有從學者得以講磨相資尤爲之慰瀉無已至於慕戀之懷付江流以達云者令人三復感歎然彼滚滚不舍而去者安能解吾兩人心哉言之不盡爲吟四絶詩以繼後覽之可默會也聞方讀心經篤能溫理此書眞實有得則終身用不盡吾人分上存心持敬之方孰有要於此哉然心本活物也故君子

之持敬也亦當用活法若一切偏苦膠固則反繫着一邊適足爲心病吾儒家有體有用之學不如是也每覵君枯燥偏滯之病未盡消融須深味此經體認撿看於其氣質偏處更加功力如何如何此間冷淡家計自是茶飯只得任之而已但少輩或有故或在外無一人可對同商量者於斯時也思吾德雍尤切然會合無路咄咄柰何

答德雍 己酉

日夕對前川欲問上流消息而不可得此際長牋來落細悉新年事頗慰戀懷流年添齒之感未甚衰者

猶如此況如乃兄之爲六十翁乎撫景懷瞿惜陰進步則君之前去六十猶有十五六年眞可謂後生可畏也歲末聞將還陶齋今乃知尚留川社必由此勝於彼而然也所引無入而不自得一句語誠至論然古君子之眞箇無入不自得者未嘗有一毫怨尤之意縱或値極辛苦不快活底事一切反求諸身而已今所謂無家窮族失所不幸等云云無或帶怨尤意思耶纔有此意在胷中易致心不平而學不進更加撿看如何穹壤之間皆吾室廬一節意象甚好所證西銘說亦佳然一向如此看諦則恐或有忽略卑近

徑趨高遠之病而其弊將至於親疎厚薄倒施而無差等矣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說非不善矣而先儒猶以爲病者何也以此而觀西銘之旨則其本雖一而其分安得不殊哉故龜山先生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誠於此等處仔細玩味而有得焉則於存心爲學之方亦當有力也抑有一說焉君之志尚堅篤操守淸介吾所以愛之重之必欲其庸玉汝成也而所自愧者無絲毫裨補也以學術則老弊無聞不能致

偲切講討之益以手分則窮殘無力不能辨周旋拯濟之策居常憂歎未嘗不繫着心念然此眞所謂無益之念也只願賢者忍窮守餓勉究志業鄙書中心本活物敬亦用活法之語指以爲疵而拈出亦字又有所云云愚未知其爲的當之見也古人之於此等文義用亦字者甚多矣朱子曰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又曰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敬亦無動靜語默而無所不用其力蔡覺軒亦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以此言之今曰亦當用活法者有何不可也竊以爲君

之意以此活法不作工夫看而只把做敬後収效故有此疑歟來諭所謂心敬則便自活活法自是持敬中物事者意則善矣持敬純熟後亦當自然活然自初學者言之不用活底工夫而豈可遽望其自活哉請復以所聞者復之朱子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退陶先生曰主敬之要雖是當事而存各專其一然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或權其輕重或兼照并應此主一應事之活法蓋所謂活敬者不是塊然自守離羣絶物以執持是心要得無東西走作之謂

也未發時亦要活已發後亦要活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要活去然後心地平易而無偏陂枯燥之患意象快活而無膠固滯礙之病胸中都無一物左右可以逢原而所謂自活之效始可見矣若專守主一之義偏執直內之工而坐待其自活境界則是豈非釋氏家一超頓悟立地成佛之法耶此卽朱子所謂死底敬也

答金井菴讀書諸君 丙子 時再從弟文民信民族孫穉衡讀書于此

黃鶴樓邊留別諸君徐徐出洞門外回首望舞鶴臺

上分明是三清別界仙凡之分果若是耶歸臥窮閻只勞夢想謂外齊叟之歸王音懷好披玩再三怳若復對英眄於雲林水石之鄉也况審山棲喫淡僉履晏勝觀玩進益尤不勝欣躍之至著冒寒尋巢老幼依昨江北僉候一安何幸如之前日上山之意蓋欲與賢輩團會靜界商量到不商量處窮究得不窮究處以作一番快事而及其相對便自悠悠度了每以多少講討未盡究竟爲恨今觀來書所論則眞可謂自得於學問思辨之間者也讀書之力何可誣也蓋誠勇二字固爲造道之頭顱而自學者言之則勇字

爲尤切者當如來諭所云然苟不能先立其誠則亦豈能知之明行之力而守之能悠久哉所以中庸二十章極論達道達德之事而結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則非三者之外別有所謂誠也若曰誠者非聖人不能莫若勇字之爲緊著云爾則是所謂開後門甘牝退者又何勇之可言哉大抵中庸一篇中最初工夫惟在於明善誠身四箇字明善即大學格致之工也誠身即誠正以下之事也必先明乎善而後乃可以知子之當孝知臣之當敬知夫婦之當有別知長幼之當有序而平常道理之備在吾身者無不推

類旁通焉苟能體認而行之勉強而守之眞實用力於此則雖以之治國平天下何莫非推此而措之哉然在吾人分上不宜拘迫以助長第當謹守繩墨循序以進夫子所謂五不措卽其用工節度也然其所謂弗措者非誠莫能自力賢輩將欲從事於此則愼勿以這箇誠字一切歸之於聖人之極功而於讀書講學之際常存實知實行實勉之念則下梢頭無限好意味又豈可量言哉抑又有爲諸君奉箴規者大抵賢輩於讀書求義之際皆未免含糊說去泛歇看過其句讀音義亦往往有疎闕差謬處苟不精擇於

此而徒以此遍數爲能事則亦何進益之有此學者
之大病古人之切忌也雖子朱子之答人書有寧略
無詳寧疎無密之訓然其答劉公度則曰講學不厭
其詳又有曰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致思至於羣
疑并興寢食俱廢乃可驟進又曰講學正好反復研
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又曰讀書
遺忘此士友之通患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
見功呂氏童蒙訓亦曰後生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
索者可畏又曰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
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人多以此爲恥曾不

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蓋此上數條者無非初學者藥石之言也煩爲賢輩誦之倘能留意檢看否

與族孫鍾泰 甲午

自汝南遊再得平報良幸而所慨者無一字書耳潦暑比酷爲悶客裏眠飡佳勝所工比在家時何如官門與私居異恐或有妨奪之害然立志堅硬則外物自不能干傾除却等閒人事與一切玩好之物而十分猛着力逐日勿廢課程且凡一出入一動靜必稟于長者然後乃行至佳至佳竊觀人家子弟從事衙中者種種有浮華輕薄之態而無遜悌諄謹底氣象

不是小病汝則性本沉重寧有是慮而但趨向未定不知罔覺之中易至於隨俗漸染千萬加之意勿入外人喧黠之中也

與鍾泰瑨 辛丑

陶菴一壑獨保清淨境界暖室明窓團會講讀甚是不易得之樂事俄因赴市人細聞諸君學履佳勝尤何等慰幸冷淡自是吾儒氣味士君子知此味忍到熟後可以做得事須加意勉勵喫辛耐苦看取究竟法是所祈望工課節度想勝似在家時此則不須問然只涉獵糟粕而無深造自得之工則乍得旋失終

不能爲自家物事更須熟讀深思溫故知新期至於融會貫通之域如何如何此間寒苦不可說始也璚璁肯來同處頗慰涔寂此亦不承權輿皆散歸只自塊處窮谷無異粥飯僧此生良可笑也

與璞 戊戌

我家文獻之托專在若曹而又早贅法門濡染有地幸莫大焉然士君子平生行己之方必自啓軔初始切宜飭躬謹行輔以學問之工無令爲大方笑也須日日蚤起具冠帶拜主人訖恭受所讀書逐趲程課窮究緩讀以至爛熟成誦間復溫理中庸及詩前所

誦者輪流誦習無或遺忘至佳至佳嘗聞大山先生少日留甥館時雖有儕友來訪略綽應酬外必靜坐看讀以塡當日工課此以衆人觀之似涉迫切然吾人用工當惜分寸光陰如必要周旋八事恰盡道理徐俟討得閒界則更有何讀書時節耶此亦所宜體念處勸勉之意切於道寒暄先之以此可默會此意否此間近日寒苦無異窮冬而經歷已熟只得任之不得已方向泗院望講當退族歸後行耳

答璞 壬寅

戀頭見書審知山居之樂甚慰甚幸且得強輔相資

其喜當何如然年少後生之乾沒筆研一切以得失關心亦非好意象須於述作之暇時時講論經旨要令心地虛閑氣象展拓則於做文字亦當有益倘已解得此意否來冊試一考覽則筆路紆餘詞致鍊熟一向如此做去何患無成但更加精采著意縝密則似甚佳耳玄沙一區是先獨所在處而尚未得一番遊陟今於諸君之會尤不勝健羨馳神也走草詩語四絶以道此意須與兩友相對一笑也

答族孫璚 丙午

前書未及答後問繼至誠意可嘉欣審臘寒侍餘學

況佳迪慰幸無已聞方讀壁經甚善勿以耽讀多遍數爲快須精思玩味爛熟成誦期至於融會自得是讀書之法已識得此意否自至月朔設門講以叩勤慢而子弟輩皆欲臨時塞責似未免有名無實然猶賢乎已當以晩春開合講汝亦其時參會甚好每過此等會集益切汝思然其李遠莫之致何哉繼曾不能別有書共看此紙可也汝讀論語云首章悅字之意能知之乎惟知學而時習之可悅然後眞可謂讀書人更須深思之也

與族姪庭晃 戊戌

久未見面每當雪月皎潔之夕村秀往來之時尤不覺黯然爲問嚴沍堂候連衛汝工課亦篤實否所讀葩經今至幾卷卒業後當讀尚書然山居閴寂未得師友之益是極悶事汝之志尚儘好誠意可嘉吾之期望曾不淺小而合散無常有此離違咄歎何已幸須體念吾意俛焉孳孳雖閒居獨處之中常若侍坐嚴師則自當有長進之漸惟是之望也鍾泰璞皆讀孟子成鐵讀詩至八卷而每以不得與汝相從爲恨也

與季君舜一　己丑

自送汝如失左右手塊坐寒齋無以遣懷然每念汝靜處山中快免寒苦所工又必勝於在家悠泛時以是爲慰耳知與次秀同處而台洞柳友又追到云此則汝畏友也日夜聯榻其益可知如有可疑處須拈出問難至佳至佳古人猶不耻下問况於勝己者乎且須無故勿出門入夜勿如廁勿與雜人相從勿起閙於儕輩此則汝必不爲而遊學之初恐或昧於涉世持身之方故如是煩言之此乃第一銘念處讀書猶是餘事也其間讀至幾何愼勿貪多欲速要以爛熟成誦爲務而用工之法亦盡在汝所讀之中矣有

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又曰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又曰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其原今汝之不能精思善誦者皆是心放不專之致又有善忘之病欲速之心故居不安資不深而未之有得焉更加詳味此等語眞切體念而毋爲徒能讀豈不美哉 欲速之心即助長之病 吾之病狀比前稍勝大小家皆依昔勿念也禪室雖溫無衾可念山蔬雖美無饌亦悶然攻苦喫淡寒士本分汝能知此意耶

雜著

心經說

心學圖

問心學圖良心本心有別歟赤子心不可謂本心而大人心亦不是良心歟曰朱子云良心者本然之善心據此則良心本心初非兩箇心然其義類分屬亦豈無別良心之良如良知良能之意本心之本是本來本然之意赤子之純一無僞者卽良知良能之心也大人之持守不失者卽本來本然之心也然又豈於良心之外別有所謂本心耶須就此等名目而潛玩之則自可見其意義之同異矣

問心之虛靈神明恐只是一也而心圈中分置左右

何也曰以大學註虛靈不昧孟子註神明不測之語參看則其意象自別曰然則講錄中云神明二字只是言心之虛靈不昧者又何也曰專言神明則如此說亦可然分而言之則以虛靈爲不測不可以神明爲不昧亦不可且虛靈專言體神明兼體用言是豈無別耶

人心道心章註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問所謂雜者是人心雜於道心歟道心雜於人心歟曰朱子答陳同父書云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據此則是人心之雜於道心也附註所引語類一條則

云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閒觀此則是道心之雜於人心也然此序之意恐只是言二者之發或危或微相雜於方寸之閒云爾蓋此二者於日用之閒雜出互見不可相無必須精察於其閒然後端序界分截然而不相雜矣故下文又云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上下雜字亦微有別焉

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問必使道心下讀以乙又吐則恐有以心使心之病曰此是已發之心使之者本體權度耳雖讀以此吐而未必有疑然若讀曰必使道心是云云則其於道

心爲主之意尤似理順故余每依此讀之未知如何

如下說則當釋曰반다시하여곰 道心이一身의主ㅣ되고云云

附註 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

問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云者似與序中所序微字之意不同曰此二者對言之則人心自是危底道心自是微底然人之生也形氣具焉而已理在其中及其發也人心最易用事而道心不免爲氣所揜故隨在其中雜出閒見向所謂微妙難見者尤微而難見矣以此言之則上下兩說實互發而相該何嘗有異義哉

閑邪存誠章

問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觀此則庸信庸謹似是閑邪之道而講錄却云非以謹信爲閑邪之道者何也曰庸信庸謹是就平常處說四勿是就非禮處說頭項固不同豈可牽合兩說而必以謹信爲閑邪之道耶蓋庸信庸謹主外而言閑邪存誠主內而言是內外各致其功者故講錄之說如是而若單言下一句則閑邪存其誠乃是制於外以養中者故程子必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閑邪之道要之禁止非禮之義不在於庸信庸謹而只在閑邪之中矣

附註　敬是閑邪之道

問存誠似是閑邪之道而必以敬爲言者何歟曰愚則謂主敬則邪斯閑閑邪則誠自存豈可反以誠爲閑邪之道耶嘗聞程子之言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又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蓋誠之至者有非人人所可能而敬則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先能用力於敬必主乎一則內欲不萌外邪不入而方寸之間湛然虛一自然眞實而無妄朱子之拈出一敬以爲閑邪之道者眞可謂發明易中言外之義也

常言旣信常行旣謹

此兩旣字煞有精義其意若曰庸言旣信庸行旣謹則已是盛德之至而更須閑邪存誠以致內外交養之功云爾故下文又以無射亦保明之無射指謹信亦保指閑存據此則講錄所謂非以謹信爲閑存之道云者尤豈不曉然明白乎

敬義章附註　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

問知其小也何謂小也是指氣之小歟曰善養其氣則便能配道義塞天地夫以如許之大而反爲私累所梏體不充而餒然則其小可知也然氣何嘗小失其養而體之餒者是人之自小其身也又問思無邪

無不敬是言養氣之法歟曰不然其意若曰知其如是也故必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者涵養吾心則道義充積於中而其氣亦能浩然自無差失云爾蓋此一條說作三層而先以敬義明天人合一之妙中以浩氣明理氣相須之義末乃歸重於思無邪無不敬而包括上二層之意其辭約而其理備略與中庸相似

敬義夾持

問夾持上達之義曰譬若長梯今登數仞之墻九層之臺則必用長梯而兩脚俱備然後可無倒東欹西之患攀援此梯夾持向上則便可上達極處而百官

之富宗廟之美光風霽月之許多奇觀皆在面前矣若不夾持此梯方且立脚不定欹側西東墮落終於下而已又安能望其進步竿頭耶曰程朱之言夾持皆以內外言而今却譬之長梯兩脚者何歟曰固當以內外言然敬義二者畢竟是雙關對立底物事故以是爲譬如此處濶看可也

小註 不誠之本

問向引程子之說旣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而此則以思慮不定爲不誠之本是謂下稍不誠之本在於思慮之不定歟曰不得如此說盖一者誠也主一

者敬也思慮紛雜事生如麻者是不能主一之病也不能主一豈非不誠之本耶然不主於一則當下便不誠不須道下稍不誠之本

敬譬如鏡

問先儒往往以心譬鏡而此則以敬譬鏡敬有甚形影曰此指心之主宰而言也心若無是主宰則何能照管事物要之心是鏡之明光之體敬是鏡之拭磨之功心之所以為心以其有此主宰鏡之所以為鏡以其有此拭磨則以敬譬鏡有何不可耶

懲忿章附註　遽忘其怒

問人心之暴發而難制者莫甚於怒則方其發時何能遽然忘卻耶曰遽字極有力於其怒之發也若不即爲斷置而有些留滯計校之意則易至於錯應繫累之病故必也急遽剗除捨置一邊更須平心和氣審而應之然後方可免做錯了此一字煞是猛著力精著眼處然若非不遷怒物各付物底地位則遽然忘怒亦不可易言故愚嘗以爲如欲忘怒必須先就忿思難上用工然後始有下手處

遷善章附註 做得一事強我

問強字是勉強之意歟曰愚意則如此看全無意味

盖此強守卽優過之意當讀以平聲盖言見人之為善優過於我却生欽豔之意而自顧我之不及人於心大不安卽便遷之而從其善如所謂見賢思齊勝己者友皆此意也

顔淵問仁章附註　其中動而七情出

問七情非五性之發歟曰朱子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卽性也據此則七情之發不可謂不由於五性然七者之情畢竟是形氣上感觸而發者則亦不可謂喜是仁之發怒是義之發也故退陶先生四七辨中云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

動於中緣境而出焉又曰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須就此深味之則四端七情之所發苗脉可以推測而知矣然七情雖是形氣上發而發皆中節則亦無間於四端之純善無惡故先輩又嘗以七情分配四德此意亦不可不知也

纔克去便能復禮

朱子之說克己復禮有二義此則以爲纔克己便能復禮而語類中數說又以爲既克己又要復禮云云或疑此說有初晩之異然愚意則實互發而相備何者蓋禮者是吾性分中固有底誠能克己則自復乎

蓋此強守卽優過之意當讀以平聲蓋言見人之爲善優過於我却生欽豔之意而自顧我之不及人於心大不安卽便遷之而從其善如所謂見賢思齊勝己者友皆此意也

顔淵問仁章附註　其中動而七情出

問七情非五性之發歟曰朱子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卽性也據此則七情之發不可謂不由於五性然七者之情畢竟是形氣上感觸而發者則亦不可謂喜是仁之發怒是義之發也故退陶先生四七辨中云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

動於中緣境而出焉又曰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須就此深味之則四端七情之所發苗脉可以推測而知矣然七情雖是形氣上發而發皆中節則亦無間於四端之純善無惡故先輩又嘗以七情分配四德此意亦不可不知也

纔克去便能復禮

朱子之說克己復禮有二義此則以爲纔克己便能復禮而語類中數說又以爲旣克己又要復禮云云或疑此說有初晩之異然愚意則實互發而相備何者蓋禮者是吾性分中固有底誠能克己則自復乎

愼獨二節相類者則當以此意拈出看

中庸戒愼恐懼章附註　目須見耳須聞

問目有見耳有聞則豈可以未發言耶曰朱子答呂子約書說此甚詳見在下註而今未之叅攷反有此疑何也蓋視聽是有心字見聞非有心字除非睡着時則人豈有不見不聞之理耶雖泰山之大當於目前鍾鼓之響過於耳邊此心不曾隨而動則依然是未發境界豈可謂纔有見聞已是發處而必以閉耳合眼爲未發時耶此蘇季明耳無聞目無見之說所以見非於朱子者也

小註　蓋謂凡學者
月川先生曰蓋謂下似闕此也二字恐或然矣然則靜中有物者之下句絕而蓋謂二字接於下文則不必有闕文之疑其意若曰上文所引諸先輩未發之說蓋謂學者當深味而實驗之云爾

正心修身章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問向者蘆江講會皆以爲見聞字重於視聽此說如何曰不然重於視聽上朱子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溪訓又云視聽是有心字見聞非有心字蓋心無存主則雖欲視之而不能見雖欲聽之而不能聞

此豈非視聽字爲實乎曰視不見聽不聞是無心之病而反以視聽爲有心何也曰心在與有心其意自别心若存在則不待有心視聽而觸處洞然

小註　隨其分限應去

按程子曰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朱子釋之曰隨自家力量應之所謂分限卽人之力量分限也鄭守夢近思釋疑謂心之分限却未是心豈有分限

當以己心爲嚴師

問正心工夫若何則以心爲嚴師也曰此與心君志

師之意一般而師字尤親切蓋嚴師在座則兢畏尊敬不敢少忽凡一語默一動靜惟師之是聽若以心之主宰爲方寸中嚴師而尊敬奉持不敢違其節度則心安得不正乎

若不降伏得

此降字如詩所謂我心則降或讀以升降之降則非是

纔學便做聖人

問纔學安能便做聖人耶曰此言人若志於學則便當以做得聖人自期也雖有向學之意而却自謂做

聖人不得則此乃自暴自棄之甚者何足與議於學哉

都不理會我底

問人只要理會我而不理會身外之事則此與揚氏爲我之學何異焉曰治國平天下無非吾身上切己底不可謂身外之事而但有内外先後緩急之别耳蓋吾儒爲己之學先治我之身心而後及於治國平天下揚氏爲我之學只知我之一身而不復知有天下國家雖是一箇我字大煞有公私邪正之分也

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言我所爲之事只是與朋友講說而已若并此而不使之爲則却爲何事也一說言我只與朋友講古書說道理而已更不使他做擊鼓訟冤之事却做何事耶云云二說皆通然愚意恐當從上說

思其所以然之故

此言深思程門人不謹嚴所以然之故而反己求之如針之劄身也或云使之思我所以發此言之故亦通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註　人之性情心之體用

問人之性情卽心之體用而如此分言之何也曰人字心字之對立分言煞有深意且觀孟子本章中許多人字首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人之有是四端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盖人爲萬物之靈故能具此四德而全其性情之正無是則非人矣故必以人之性情言之然只言人之性情則無以見此心之統性情該體用故其下又繼以心之體用四字非謂人之性情之外別有所謂心之體用也（人之性情下不當懸吐讀）

赤子心章附註　聖人之心

問講錄只言聖人之心與大人亦當有別而不言其所以別未知其別如何曰大人之心則只稱純一無僞聖人之心則必曰如明鏡止水觀此則不能無所造淺深之別曰大人之心不可以水鏡言耶曰明鏡止水是查滓淨盡萬理畢照之意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可以當之大人雖純一無僞智周萬物恐不能及於此

附註 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

問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者是與朱子所謂昏睡之人被人驚攪不識四到時節之義同歟曰不合如

此看此段之意蓋謂日夜之所息非無良心之發惟其所發者少而朝晝之所梏者深故夜氣不足以存而朝來睡覺而起依舊是無狀梏亡之人云爾一覺起來當連讀舊吐一覺下讀以匡吐非是

小註 人有四百四病

問人有四百四病者是何意且眞氏之引此語以明做心主之意者亦不可曉曰釋氏維摩經有四百四病同時俱作之語程子借用以爲人之許多疾病皆由外作不由自家而惟心之操存則須使之由於自家所謂做心主者是亦自作心主之意則西山之引

此以明之者不亦宜乎

寄寓在一箇形象

問寄寓在一箇形象者意終難曉解且朱子所謂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在箇形象者亦何義也曰强欲不思量則是別有一箇思量之心此是於不思量之中寄寓在一箇思量底形象也

盍若行之止且靜坐

問明道先生謂上蔡曰盍若行之及其請益則曰且靜坐靜坐卽是行之之事耶曰靜坐之工雖未及踐履要是收斂凝定涵養本原者則已爲反躬體驗之

事盖學者躬行踐履之事通貫動靜而主靜工夫所以立其本先就靜處坐地收斂體驗是行之之本也

亦是他見人要多慮

亦是他三字恐當連讀或說亦是下句絶似不然○要多之要或云當以須字之意看愚意雖作要求之要亦通人之自作膠擾不能寧靜此便是自要多思慮也

根本上理會

問根本是指下文敬字抑指末段靜坐歟曰此指主靜工夫而敬亦在其中也盖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爲

本須先就根本上自作主宰然後到得應用處方有餘裕若根本不立則至於零碎工夫尚不能湊泊況可以此而酬酢萬變卓然不爲事物所撓奪乎朱子答南軒書正論此事而退陶靜齋箴所謂靜以立本敬貫本末者亦此意也

事爲之主 止 主於敬

問程子以事爲主與主敬分作兩項事似與朱子所謂主事者乃所以主一之義不同未知如何曰事爲主者是泛言作用之時專主一事之意主於敬是無論有事無事皆要主一無適之意此則以事爲之主

明主於敬也至於朱子所謂主事乃所以主一者又以主事合主一而言專言事忌敬則主於事者亦豈非主一工夫乎此與程子說微有別焉而實互相發也

周流無窮而不滯一隅

問人心甚危淵溺天飛難以維持若無持守之工而便欲周流無滯則恐不免舍亡放出之患若何則可以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也曰此問甚善然周流無滯天理之流行也舍亡放出人欲之走作也理欲之分相去千里也蓋人之一心備體用該寂感若有

體而無用有寂而無感則何足謂之心哉天之降衷孰無是心而人不能盡其道便以心看作死底物或陷於空寂而偏枯無用或梏於私欲而繫累不化此皆滯於一隅之病也如欲去此病莫若一敬字誠能主一無適常教此心惺惺不使有一物一事礙滯我胸中則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體立用行而無偏枯之失物來順應而無繫累之患夫如是矣吾之一心活絡流通譬如天地之運行不已無一息之或停無一物之或礙而四時行焉羣生遂焉此人之有心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而周流不息者也又焉有倚於一物

滯於一隅之病哉然至此則已是中和位育之極功初學者當先就操存持守上用力而前所論敬之一字又是操之守之之法

動之不能無靜 止 動之不可不察

問動之不能無靜靜之不可無養兩段上段先言動下段先言靜何意也且上段言不能下段言不可者又何也曰上段是乃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之意以太極動靜之說觀之則動可以先言也下段是乃靜存動察交致其功之意以未發已發之義觀之則靜可以先言也且一動一靜循環不已是理之自然者故

上以不能言或養或察體用相須是人之用工處故下以不可言然畢竟上下兩段皆是以靜爲本之意觀兩循字可知也交互反復其妙無窮盡深思而玩味之哉

仁人心章

問此章盖以仁義對待說而上節則先言心後言路下節則先言路後言心者何歟曰上節之先言心者是於仁義對立之中明仁爲首之意下節之後言心者又是歸重於仁而其下將單擧心字以明求放之意故如此言之以扶接上下要之此一章之意皆以

仁爲重而包義在其中也

註　心譬如穀種云云

問以程子穀種生性之說觀之則心卽是氣性乃是理也如此看如何曰向見柳濯叟亦以性心分理氣然却不須如此說心自是合理氣者而性卽其中所具之理若無是理則不足謂之心矣譬如穀種之所以爲穀種以其有此生理若無此生理則只是一箇虛殼而已何足謂之穀種哉

無名之指章附註　不能充其類

問充其類之類字與不知類之意同歟曰不知類言

不知輕重之分也不能充其類言不能充其善類也鄭氏之説非孟子此章之旨

兼所愛章附註　流爲一物斯爲可賤

問流爲一物者是言血氣與物欲流而爲一物歟曰非也是指心與血氣而言也蓋血氣亦是天之所賦者若善養之則本非可賤者也而惟其心失主宰反爲血氣所使故流蕩忘返混爲一物至此而血氣之賤可知也

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

問通乎天地之義如何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

天地之理以爲性以一身之微而參三才宰萬物此人之所以爲貴爲大也惟其心不能宰物理不能御氣故梏於人欲之私而不循天理之正牵於口腹之養而不知心志之貴遂自戕賊其身而與天地隔絶矣可不悲哉誠能反是以理御氣而不爲人欲所蔽以心宰物而不爲口腹所害則大本旣立至貴在我人心聽命血氣順軌一飲一食莫非天理之正於是乎可以成其身踐其形而便與天地該貫流通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氣卽天地之氣矣

均是人也章註　此二者所以（二當作三）

或曰三者下當句絶而所以二字接下爲是云愚意則所以下當句絶謂心之所以思耳目之所以聽所以視皆出於天賦也

魚我所欲章末小註　良心本心

問陳氏末段以良心本心分言於賢者衆人亦有義歟曰賢者則全其良心而不失之衆人則本有是心而今失之以此言之亦似有別矣

鷄鳴而起章附註　董仲舒云云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是謂但當正義明道而不爲謀利計功之事歟曰如此解說則

語極粗淺南軒曰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者皆人欲之私也朱子亦曰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蓋纔欲正其義而先有以是求利之心纔欲明其道而先有因此責功之意此所謂有所爲而爲者也是就心術隱微處營爲計較者而言非指功名利祿也

問程子謂仲舒度越諸子諸子是指何人曰通指漢唐諸儒而言如法言中說原道等篇曷嘗有如此直截正當之言哉且如揚子雲之失身事莽韓昌黎之

上書光範等事皆坐道義功利關不透之病董子則便打透此關故其行事正大畢竟止江都相以卒 度音乇

小註 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

問大凡學者必先從事於博約之工然後見理明徹立脚硬定方可以打透名利關頭而朱子却反以為立脚定然後博約有所施此何謂也曰朱子此言非謂先透名利之關後施博約之工也夫學者平居讀書却高談義理非不從事博約而及夫撞着利害得失處便張皇失措立脚不定此卽能言之鸚鵡其與

初不知學問者何以異故有志之士精察於義利之
間不爲外物所撓奪然後博文約禮之平生事業方
有所受用據依處而始可謂眞箇博約之工矣

賊行之亦是路

問事之合理而有意爲之者雖不免自欺之私心猶
不可謂無狀小人而朱子必以賊之行路爲譬者何
也曰孟子云人能充無穿窬之心義不可勝用也事
雖爲義而却有些計較謀利之意則其心術隱微之
病已不免穿窬之心矣何必待禦人國門而後方可
謂之賊耶

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爲人云云

問南軒云曰利則在己之事皆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爲己也未知在己者何以爲人而施諸人者亦何以爲己也曰義者本是己分上合當爲者則施諸人而事皆合宜者非爲己之事耶利者是物之自外至者而本不屬己則牵於欲而不知有己者非爲人之事耶曰然則此與程子所謂得之於己見知於人者似不同曰南軒所言較程子爲密然亦未嘗有異也施諸人而合宜者所以得之於己也牵於欲而謀利者所以求知於人也

養心章附註　人人失其所好

一說云仁者本是人之所好而今以利欲失之當釋曰失其所好之心一說云所好是指利欲而言當釋曰失之於其所好二說皆通然恐當從上說蓋所好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之意

將來斬斷便沒事

當釋曰將來病根斬斷則便自然無事

不要人學寫字作詩文

問寫字作詩文是亦儒者一端事則不爲此等事何以爲寡欲工夫也曰事雖合爲者而一向偏着多而

無節則猶能爲病况寫字作詩之類只是儒者沒緊要底事若能耽著於斯枉用心力其爲害於本分完養之功必矣故程子又有玩物喪志之戒此養心工夫之最緊切處

分數勝已下底

已音以已下如今簿書已上已下之意

養心說章附註　實體安固實用流行

問誠立以實體言明通以實用言然則誠立之時未及於實用而明通之後更無實體之可言歟曰誠立未離乎持守底地位故云實體安固是未可遽許實

用之流行至於明通則乃是聖神之極功而無所滯
礙故云實用流行然體之妙又未嘗不在是矣要之
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豈可以一體一用分而言之乎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八

雜著

陰降陽升說

客有問於余曰陰降陽升之說信乎余應之曰然曰陽之自下而升則固也然陰豈有自上降之理耶曰愚嘗聞諸柳好古先生矣請推演其義爲子論之蓋天地間二氣升降之機紛綸騰倒交錯萬變來來去去間不容息惟其陽根於陰陰根於陽故天陽也而陰生於陽之中地陰也而陽生於陰之中陰旣生於上則其理便當降也陽旣生於下則其理便當升也

曰以乾坤姤復諸卦觀之則陰陽皆自下升而子獨
以爲陰降者何歟曰易中卦爻之法雖有內外貞悔
之別而若言其往來交易之妙則橫竪顚倒無適不
通今以陰陽之初起處倒了作上頭看則羣陰之漸
進以至六亦不害爲下降也且子觀夫先天圓圖六
十四卦之序則可知此也圖蓋以南乾爲上北坤爲
下一陽生於重坤之中而九十六陽爻左轉以至於
乾者非陽之升乎一陰生於重乾之中而九十六陰
爻右轉以至於坤者非陰之降乎且以乾坤二卦參
之姤復則坤爲十月純陰之卦是時陽已盡矣而陽

一分又生於小雪之中至冬至而積三十分爲復一爻此則陰降而陽盡處陽便生也乾爲四月純陽之卦是月陰已消也而陰一分又生於小滿之中至夏至而積三十分爲姤一爻此則陽升而陰盡處陰便生也由其陰降故陽生於下陽升故陰生於上其互根相生莫非天地自然之妙若說陽自下升而陰復生於下陰亦自下升而陽又生於下云爾則所謂陰陽者只是箇畸零破碎渙散離析之物而斷續無常生理或息惡足以見無端無始往來交錯之機耶故古昔聖人之觀象立卦也必以天風爲姤地雷爲復

風之自天起而漸散行于地上者即陰之降也雷之自地出而漸奮聲動于天者即陽之升也善乎邵子之詩曰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朱夫子贊之曰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所謂月窟天根即姤復之義而其曰手探足躡者亦以其陰上而陽下也且以面前易見之物推之如水澤之氷冬則自外先凝者以其寒氣之逼於上也及夫春和自內先融者以其暖氣之升自下也又如寒至則高山之木先凋春噓則卑濕之草先生在嚴沍之節而深窟之中嘗溫當熇炎之時而高曠之處覺爽非陽升陰降而如是

乎推類研究無物不然也曰然則朱子感興詩中何以謂陽德昭窮泉微陰眇重淵也曰所謂重淵者是言其淵深微眇之意非直以微陰爲在地中也若如吾子所疑則所謂月窟者是亦地中之窟耶所謂天根者亦爲天上之根耶是則不當疑也旣以前日所聞於先進者叅諸瞽見以對客問因幷錄始末以俟知者乙巳重九後一日書

好古翁又嘗爲余言子之先祖平齋文敬公詩云人間猶夏夜天上已秋風深味此言可知陰降之義云翼日庚午又書

心無出入說 庚午秋會高山講大山先生心無出入說時余來聽緒餘略記

竊謂孟子之謂出入無時以操舍而言程子之謂心無出入以本體而言盖心之體用動靜操存舍亡只是一箇心也其本體寂然而靜湛然而虛初無出入之可言而就發處觀之則其操舍存亡之際不能無或出或入之時也何謂出也指浮念也邪思也何謂入也非自外推入也操之則在此矣然則方其出入也所謂本體者固自若耶出而俱出亡而偕亡耶抑蘭溪有曰百慮煩擾而至靜者固自若也至靜云者即本體也退陶先生寄崔見叔詩云只說靜爲元自

若蘭溪無乃太深言由是推之觸情縱辱百慮不免撓汨則直謂之自若者恐或未安然要之吾心之寂然湛然者曷嘗有幷出終亡之理哉大抵人之一心酬酢萬變危動難安或淵淪而天飛或焦火而凝氷方是時也眞靜虛明之體被物累所揜莫尋其本面氣像而其所謂眞靜虛明者依然在裏許故介然之頃求之則在是還復如初矣譬如鑑之塵而拭之則復明水之濁而潔之則復淸其明也其淸也豈自外推入哉若是而謂之出而其體幷出亡而其體俱亡則主客倒置表裏混淆人欲無可消之機天理無可

復之時而吾人一箇軀殼不過爲無主之一荒屋耳是何足主一身而應萬事哉然則其所謂心無出入者非言操舍之時全無出入也所謂出入無時者非曰虛明之體與之出入也合兩說其義始備又須看朱子答石子重游誠之書及論語日月至焉章小註說則出入之義不難辨矣

愼獨說 乙亥

或曰鄒道鄕有云獨者非獨閑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夫獨處之際所以敢肆非僻者皆是萌於心所致則愼獨似無兩項工夫而此乃分言之何也曰

心術隱微之間思慮之萌動者豈獨於獨處之時乎雖稠人廣坐之中言動應酬之際一念之萌姑未形於事爲而已獨知之者是乃萌於心之獨也獨處之獨如衛武公之不愧屋漏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趙清獻之焚香祝天是也萌於心之獨如晉侯之有異心彈琴者之有殺心執灸者之有灸心是也曰然則若論其用工次第獨處與萌於心有先後之別歟曰能猛省於獨處之際則萌於心者自無邪慝之生能致謹於心術之微則處乎獨者亦無放肆之爲此不可截然以先後言也然爲不善於獨處之時者已形而

易知有萌動於心術之微者未形而難知苟非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底地位豈能密察
夫善惡之幾而剖判於毫釐之差哉但當先就不欺
暗室上做工夫去更須於十二時中點檢吾心之一
思念萌動從何處出來或善或惡之間截然如一劍
之兩段恁地不放過則方寸之中自無不善之萌而
慎獨之功於是乎至矣大抵鄒氏之言慎獨所以發
前人未發之旨而曲盡心術隱微之妙故眞西山以
爲最有深味

重論寡欲無欲說 丙子

往年偶讀心經講錄不能無疑於寡欲無欲之說妄竊有劄焉近更思之不免有疎略處盖葉說上段有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人所不能無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云云以此究觀則尚齋所謂由無欲以至於寡欲云者其意若曰無不可有底人欲然後可以寡不能無底私欲也然意必固我何嘗是可有者而然且以絶此四者贊歎聖人之極功則是知寡欲大賢以下皆可庶幾無欲二字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乃可議到也故朱子曰無欲非聖人不能遏不敢

自信而信師說也愚嘗以是語或人則以爲苟齋此條是就初學者說若以初學言當先無欲而後寡欲愚應之曰然程子亦嘗以絕四爲學者事苟翁之意果如是矣亦當曰以初學者言則先無欲工夫云爾爲可而今直云由無欲以至於寡欲又曰由寡欲則無欲在其中似與心經本旨大家矛盾未知如何

火生金說 己卯

謹按性理大全勉齋先生有火生金之說而李氏希濂深斥其不可退陶先生啓蒙傳疑亦以爲非朱子意蓋以五行相生序言之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故月令夏季中央土居火金之間似不當以克金之火而反能生出金然二氣交錯象數多端亦不可局定說夫金之爲物也待火鍛鍊出來方能成其用故相克之中有相生之道焉與水火金木之相克者固有別況木火金水爲四時而土者寄旺於四季則何獨於夏季爲然大抵天地之氣極暖熱便寒凝如姤之一陰生於午火之中又如年麥是禀得金氣者而成熟於火盛之時陰陽家亦謂金氣生於巳火以此推之則火生金之云亦不無其理泓齋早親朱門博學邃識有非諸儒所及則又豈無眞知的聞而裝定

礙理之說哉此不可不辨

理氣先後辨 辛未

或問理先氣後之說子朱子蓋累發之何以知其有先後也曰理者形而上底氣者形而下底以形而上下看則豈可無先後之別蓋太極者萬物之祖而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有是太極然後有是陰陽則其有先後較然曰然則或以爲理生氣諒乎曰以太極之生陽生陰看則其先後來歷謂之理生氣恐不礙理然則朱子又謂理氣本無先後者何歟曰此亦朱子已詳言之推其本原則只是理而已然理氣元不相

離纔有是理則氣便隨焉纔有是氣則理便具焉只就人物成形後看則二者之無先後亦可槩見矣曰然則中庸首章章句何以言氣先理後也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一段一蠹先生亦嘗疑之以爲安有先氣之理然愚意則朱子本旨非謂氣先乎理也大抵有是氣然後是理也方有所掛搭安頓處故中庸以此言之而詳味其上文天以二字則可知主理言也豈可以理喚做氣後物哉故朱子亦曰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

其中此說略而盡矣曰是則然矣然旣云理在氣先
則又何謂理便在氣中曰主理而言則理在氣先主
氣而言則理在氣中只就吾身上看則其耳目口鼻
手足運動皆是氣也而所以爲耳目口鼻手足運動
之理便包在其中矣曰然則理氣是兩箇物否曰朱
子亦嘗以二物言之然又有曰理非別爲一物即存
乎是氣之中蓋不察夫道器先後之別而只欲渾淪
而一之則其弊或至於認氣爲理指理爲氣之病不
究夫天命賦與之本而必也分開而二之則亦恐理
自理氣自氣太極自爲太極陰陽自爲陰陽這二者

截然不相交涉豈可乎哉故程夫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可撿看也如宋之陸象山我朝之徐花潭學術之病都在理氣上不透考亭退陶之必痛辨而深斥者良以是夫噫以吾夫子之大聖猶罕言性與天道則顧何敢以庸碌不逮之見妄開口於義理蠶絲之間哉後世學者未嘗有一斑窺覘而遽自高談性命遠求之玄妙恍惚之境而於切己上全不相屬亦非美事今吾與子但當篤信先師之言而默識潛玩以求其旨意之所在反而求夫吾之方寸之中而體驗焉則寂感動靜之妙

只在吾身而於收心養性之方亦或有補矣或者唯唯而去因記其說以備遺忘

寡欲無欲辨

近見金尙齋所定心經講錄刋補者實大有功於斯文第於周子養心說葉氏註一條下有曰以工夫次第言當曰由無欲以至於寡欲而此云然者蓋曰由寡欲則無欲在其中似非由此至彼之意(刋補說止)此此必有眞覵而言然以愚瞽見猶未免致惑於斯也何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蓋寡焉以至於無葉平巖釋之曰由孟子

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夫寡者猶有些禁戒裁節之意而無者卽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無也若言其工夫次第要必謂之先寡而後無故朱子亦曰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又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觀此數語其義益較然矣若曰先著無欲底工夫而後方做寡欲工夫云爾則愚未知旣曰無矣又何欲之可寡哉是未可知也

未發之中辨

或問延平先生嘗論中庸未發之旨曰衆人有未發

之時而無未發之中此言何謂也余應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衷者中也性之體段也其稟賦之初曷嘗以賢不肖而有所豐嗇哉天命之體純粹至善無偏倚無情僞無走作故特謂之中而朱夫子釋之曰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又曰所謂未發之中聖人與衆人其初都一般是知纔有是性便有是中而推原人性之皆善則可知衆人之同有是中矣此一節言聖凡皆有未發之中但衆人則稟受偏而形氣拘焉知覺生而外物誘焉天理分數少人欲分數多故靜而不能存之而向所謂未發之中者遂失其正焉既

失其正則偏且倚焉而不可謂之中矣此一節言衆人之失其中曰然則衆人未發之時所謂中者果無耶曰近世諸家之論枝上生枝或專主延平之說而曰物欲紛汩之人何能有未發之中或錯認考亭之訓而曰在中之中聖愚一般則豈可謂衆人之無是中噫二者之論似各有據然要之皆從一偏說去其於有無二字執拗太甚故徒使人滋惑而終未能得其中也蓋中本是無形影底物而又被物累所掩都不見這箇混然之體雖或有思慮未萌事物未接之時而纔經紛汩之餘其洽好光景豈猝乍間可以尋

求得來耶故程子曰衆人未發之前已自汩亂了衆
人無中之說蓋以是也雖然其曰無者非謂消盡磨
滅亦非謂放出千里之外也失之則爲偏倚存之則
只在此譬如水爲潢汚所汩則未見其有清而及其
風浪乍定塵滓暫歇則這裏面一點清瑩之氣往往
有呈露之時今就衆人分上驗之則方其夜氣清明
之中邪思退伏之際又豈無介然頃好箇時節哉因
此而養之則可以復其初矣旋復失之則又如前矣
今若直謂之無也則是但見人欲之紛汩而不知其
天理之未盡消滅也信以爲有也則是徒認聖愚之

一般而不能密察於天理人欲之分也學者誠能自體認其中則不必苦苦爭辨於有無疑案而可以見到昭曠之原矣此一節更就衆人分上辨破有無二字

曰程子云敬而無失便是未發之中吾意則惟敬而後方可謂之中而彼衆人者亦以其無持敬之工故無未發之中也曰子以爲衆人之無中以其無持敬之工云者誠是也然若必以未發之中認作敬後事則朱子何以曰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又何以曰其初則聖愚一般也竊以爲子思所謂未發之中指本體言程子所謂敬而無失指下工處言蓋程子之

意若曰只是心存乎敬而不偏不倚則便是中底道理云爾故葉平巖亦曰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若如吾子之說則是初未嘗有這箇中而必待夫敬而後有者也豈可乎哉大抵吾人未發之時所謂中者未有定向不滯於一隅茍於是時不能維持存養則其不入於偏陂危險之域者幾希矣故從古聖賢未始不以一敬字爲存養之要雖庸常之人而茍能持敬以養其中使天理長而人欲消體用動靜無偏倚過不及之患則方可以立大本於未發之時達大用於已發之後其終也聖賢同歸這中之未嘗亡至此焉

尤可驗矣（此一節又推說一敬字爲存養之要）愚也亦一衆人耳平居無事之時時自撿點則不敢自謂有未發之中然若夫一切以衆人自處而不復推究於渾然在中之體則無乃自歸於暴棄作狂之科耶謹述論辨之意以備省覽且與同志者商確焉

後按朱子答張元德書曰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夫所謂物欲之根偏好一物云者皆就衆人分上說而以其一物之未上心謂之未發之中則近日學者膠守延平之說斷然

謂衆人之無是中者恐不免執滯一隅而未能詳究於朱子之訓也兹幷錄之以備參攷

中庸鬼神章實理實氣辨

中庸或問曰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

又曰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也

又曰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

發見之所以然也註云實理所發見
又曰揚氏妙萬物而無不在止不知其於是理之實
果何如也
語類曰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
言鬼神實然之理
問鬼神之德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
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侯氏謂鬼神爲形而
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
說中庸爲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
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氣入毫釐絲忽裏去

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
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
大全答呂子約書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
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此一條退陶先生以爲似欠商量其說詳見下
按朱子釋鬼神之誠以實理言者不啻明白而近
來諸賢又有主氣之論至以爲非門人記錄之誤
則是初年未定之論竊謂大全語類容或有初晩
之異記錄之誤而亦不可身質其必然至若或問
一部乃是章句成後又復推演其義以立言者則

此晚年不易之定論豈可幷此謂千古未決之案哉或者云或問語類諸說雖如此而章句中未嘗有一理字只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又曰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此非主氣說乎曰不然只言眞實無妄則可知誠之爲理也只言無非實者則可見實者是理也况下章天之道章句亦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語類一條又有曰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訓釋立言之例類多如此何必下理字然後方可謂理之實者耶曰陰陽合散氣也其下若以理之實者而言則文義不相接豈以朱子之訓而

有此疎謬哉曰其意如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之所以然也

退陶先生答李栗谷書曰朱子鬼神只是氣之屈伸一條與侯氏說不見有異而或問深斥侯說殊不可曉更細參詳朱子答門人問鬼神之德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以此觀之朱子只指形而下之鬼神性情功效之實然處以是爲德卽其理也其誠也侯氏則以鬼神爲形而下之一物指其所具之理爲形而上之一物是以鬼神與德判然認作二物看朱子所以非之

者正在此也朱子謂其德則天命之實理等語其辭意曲折之間似欠商量恐記者之失旨也

按朱子此一條退陶先生於節要中亦嘗載錄則知其非記者之失旨而此却云然者何也恐或答問之際只辨其本語之可疑而未及照管於其說之見於何書耶然朱子既以侯氏形而上下之說爲非而其所自爲說者又以氣之屈伸與天命之實理分言之則似近於侯氏之失故退陶如是辨之又引朱子鬼神實然之理之語以明之曰只指鬼神性情功效之實然處以是爲德卽其理也其

誠也其所以發明考亭之意至精至密矣

大山先生曰鬼神之屈伸往來雖是氣也而其所以屈伸往來必有一箇什麽物事使得他如此非理乎又曰誠一也而有以實理而言者有以實心而言者止不可掩者鬼神之實理也 上二條中庸疑義辨 又曰誠固實理而就鬼神上言陰陽合散之實則其理之實固可知矣 答權支國書

問此誠字尋常作氣之實看近按朱子語曰誠者實有之理云云曰誠就鬼神實然處言然理不外氣亦可以實理言也 答金直甫書

問章末小註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而言實理云者恐未安盖此章主氣而言此誠字及下費隱者皆主於氣也曰誠字主氣而言固是也然子思擧鬼神之實氣以明此理之實非專爲主氣而言也至於章末費隱二字因鬼神之微顯而明此道之費隱如鳶飛魚躍固是氣然其化育流行莫非此理之用故擧以明費隱恐不可謂鳶魚一節主氣而言費隱也 答柳叔遠書

按考亭退陶之訓皆以實理言而大山先生下一條獨曰誠字主氣而言此說似與朱退之訓有異

蒙學膚淺之見將何所適從也然細觀大山前後說每每重在實理上而其所謂擧鬼神之實氣以明此理之實云者所以明夫是氣之實卽是實然之理則亦非謂專主氣一邊說也蓋嘗叅攷之鬼神者是形而下之氣也而其屈伸往來消長合散皆是此氣之運用則固不可認氣爲理然天下之物未嘗有無理之氣其發見於屈伸往來者是實理之不可揜也實理者何也卽所謂誠也此理旣眞實而無妄故這氣亦得以眞實洋洋充滿罔有一毫虧欠處罔有一息間斷時若無是實理則安

得爲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哉不須分形而上下而只就這陰陽合散之實然處便可見此理具焉要之氣之實處卽理之發見也大抵子思子立言之意本不在氣上只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然此道之外亦何嘗別有所謂鬼神之實理哉言氣不言理則不明故章首先以一德字拈出實理之端而德字猶包得廣不若誠字之爲眞實而無妄故章末又就這氣中直指其實理之發見者而言所謂誠之不可揜也此一誠字上而包費隱之意下而爲許多誠字之張本其理甚明也今若

全靠主氣之說而幷以此誠字屬之氣則愚未知
這鬼神者只是有氣無理之物事而子思之言亦
只爲主氣而發也耶近日學者錯認湖上之訓而
膠守實氣之說人或有異已之論則目之以違背
師說愚之妄立孤論極知狂僭之甚晚生蔑識未
及親質師門誠爲千古之恨然此非愚意也卽考
亭退陶之意也姑幷錄之以俟同志者商確焉

奇高峯四七辨總論劄疑

近讀退陶先生與奇高峯書四七辨首末其旨意淵
深渾浩反復百回益切望洋之歎而重有感於高峯

先生之親炙講明深造乎義理精微之域也盖其當初見解力主混淪之說故猶未能深服師說至有四端亦氣四七不可分屬之云而卒乃飜然省悟勇於從善後說總論二篇實經師門勘定至有明快正當通透脫灑之評雖以老先生端的之見亦有所相長隨改之益眞可謂獨觀昭曠之原大有功於斯文者也豈末學後生之所敢容易議到哉第觀其總論中數三節竊有信未及看未透者試略論其一二以備後日參考之資乎其言有曰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七情兼理氣有善惡則其所發雖不專是氣而亦不

無氣質之雜故謂是氣之發竊謂此下妄以己意辨之下凡稱竊謂處倣此發於理而無不善兼理氣而有善惡者則固是矣而其下又以爲亦不無氣質之雜云云則是似七情之發占得理分數較重而以其不無雜氣之故強名之曰氣發也七情雖不專是氣而畢竟氣分數多豈可只謂之亦不無而已耶又有曰七情雖兼理氣而理弱氣強管攝他不得而易流於惡故謂之氣之發也竊謂七情非無理而於其發也氣爲之主故理弱氣強而易流於惡耳且管攝不得易流於惡者是氣已用事後事則豈可以是而直

謂之氣之發哉其辭意曲折之間恐或不順理也又有曰其發而中節乃發於理而無不善則與四端初不異也竊謂七情雖是氣而惟其理乘故其發而中節者乃爲純善無惡然畢竟有理發氣發之異則豈可以七情之中節者便作發於理看耶既曰氣之發而又謂發於理則愚恐七情之發不勝其混雜而無以見其源流苗脉之所從來矣且既以四端爲理之發而又以七情爲發於理則是理氣直爲一物而四七亦無二義烏在其理發氣發之分耶又有曰七情兼有理氣之發而理之所發或不能以宰乎氣氣之

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竊詳其指意則畢竟以七情看作理氣兼發底物事故其立論如此然以愚見之理之所發或不能宰乎氣云者恐不當施之於七情之不中節也善乎老先生之言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掩於氣然後流爲不善七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爲惡也必也如此說然後方可謂四亭八當攧撲不破而無鶻圇繳繞之失矣盖高峰第二書中云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發先生答曰以氣順理而發爲理之發則是未免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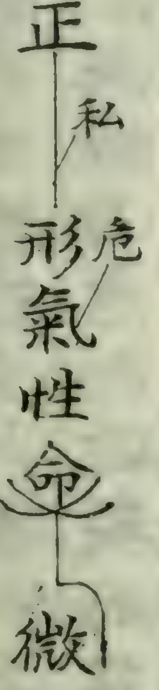
氣爲理之病今此總論既以爲能辨舊見之差而終歸於必同則又何故尚坐在理氣兼發中窠臼出脫不得也是未可知也然而如使此言也有一字未合理則老先生當指摘辨論不應獎許之如是此蒙陋之尤不能無惑者也愚竊以老先生之訓參之於高峰所論而僭爲之說曰大抵人之一心合理氣以生其未發也有本性氣質之殊其已發也有四端七情之別因其所發之分而推原本根則理之發者四端是也氣之發者七情是也雖然天下未有無氣之理亦未有無理之氣故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

而理乘之理發則理爲主故氣之所隨者乃有以順其理而自純善無惡氣發則氣或勝故理之所乘者反不能宰乎氣而有或善或惡也然七情雖是發於氣而理得以宰之則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自然合乎性命之正夫如是矣則與四端之純善無惡者亦何嘗有異哉此中庸之發皆中節所以爲天下之達道而朱子所謂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者亦此意也其理至精其分甚明混淪說處不害爲分開分開說處亦自有混淪此老先生之說所以平鋪直截足以俟百世不惑而高峰氏之後來定論固亦有見於斯

矣區區膚淺之見亦何能外是爲説哉獨恨夫生苦晩不能親質師門而抱此迷惑徒作胷中之草木也雖然義理者天下古今之公共物事故高峰氏之尊信大宗師爲何如尚辨破論駁務歸至當而後已今此私記所疑時自撿看以驗愚見之當否者是亦窮理中一事何遽有輕詆先輩之嫌哉如有同志者取觀焉則勿以是爲罪而肯與之商確亦甚望幸也

人心道心圖

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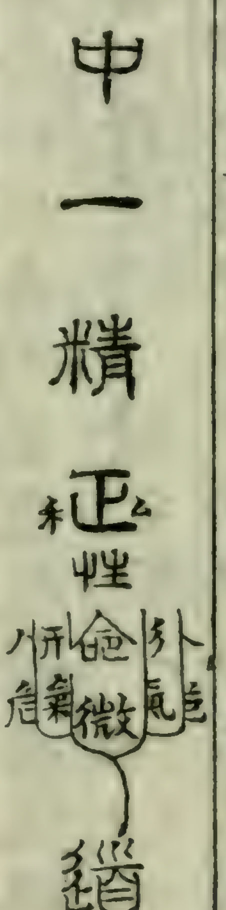
魯齋王氏所著

圖與説見心經

退陶先生答趙月川書曰王魯齋圖說多未瑩知其本無故曰危則近矣知其本有故曰微其爲微也豈本有之故耶生於耳目口鼻等之心不失正理則皆天則也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初非謂正字私字見于外之故而不可謂之人欲不知此老說話如何而有此疎脫今將大意推之則非謂本有故微也由外推入而知故爲微云耳非止謂正私見于外故不可謂之人欲乃通指上文原字所論之意而云然耳然終是有難解處微字置下與整菴寂然不動爲道心之說相類來諭不易如此

看得出矣

改圖



退陶先生與月川改作此圖見月川集

退陶先生答月川書曰形氣二字旣作一體中坼之法私危等字亦同此法乃爲的當微字王氏置於命下未穩之意公已曾論辨可謂見得到矣兼舜之語意實以危微字狀心之用固不合置此字於性命形氣之先○又曰人心道心圖改本在此但其謬本看得多病敗稍加移動整貼而夾置冊子裏更求之忘其爲某冊尚未改作凡事昏眩如

此尚何望於精微之學乎

今按此圖載月川集中而謂退陶後定圖固不敢妄議於其間然反復潛玩竊自有疑焉蓋先生既曰微字置下與整庵寂然不動之說相類又曰危微二字狀心之用不合置此於性命形氣之先今乃以危微二字置之性命形氣之先者何也且心者固是統性情該體用者而人心道心皆就發處言則今以性命形氣置之發用之位者無或近於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說乎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旋卽曰未當如此則無以見此心本

體之全而性命形氣隨在已發界頭矣先生之言旣如是則其爲圖也又何如彼也更以月川集參攷之蓋月川嘗作此圖屢改而終未穩故先生稍加隱栝然要之非先生所作故及門諸先輩之勘校元集也不收入此圖則其意可知也又先生答書中旣曰稍加移動整貼而夾毋忘失尚未改作云云則又安知無今此改圖之後又有所謂移動整貼之圖而夾毋忘失者耶是又未可知也雖然旣無他證此則姑傳其疑以俟知者而又竊念先生之言曰魯齋圖說可疑然但當講明其是非或

別爲圖以訂其差然則私以已見參之舊本別作一件圖子以備觀省考證之資者亦或不爲大罪過耶妄爲圖如左

新圖



竊謂心之虛靈知覺合理氣統性情指其本體而言則只是一箇心也而惟其知覺之不同故自形氣之私而發者爲人心從性命之正而發者爲道心危微二字狀此心之用也精一以下指功夫而

言也形氣私危一體中圻之法皆從舊圖然前圖自下達上而此則從上直下者以其位置順而體用有序也前圖性命形氣在道心之中而此則置性命形氣於上心圈之中者所以推原本體之全也亦豈謂人心道心之外別有所謂心哉前圖正私字在人心道心之下而此則置正私於道心之前者所以上接性命形氣下連人心道心而爲動靜體用之際接處也如此排列則其位置來歷略似平順然未能體認而自外窺覰顧安能模得其彷彿哉覽者恕之歲辛巳長至月謹書

人心道心後圖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

生於形氣之私

原於性命之正

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

危殆而不安

微妙而難見

形故雖上知不能無人心

然人莫不有是

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

危者愈危

微者愈微

天理之公

無以勝夫

人欲之私

二者之間

精則察夫

而不離也

本心之正

一則守其

而不離也

常為一身之主

必使道心

人心每聽命焉

危者安

微者著

動靜云為

自無過不

及之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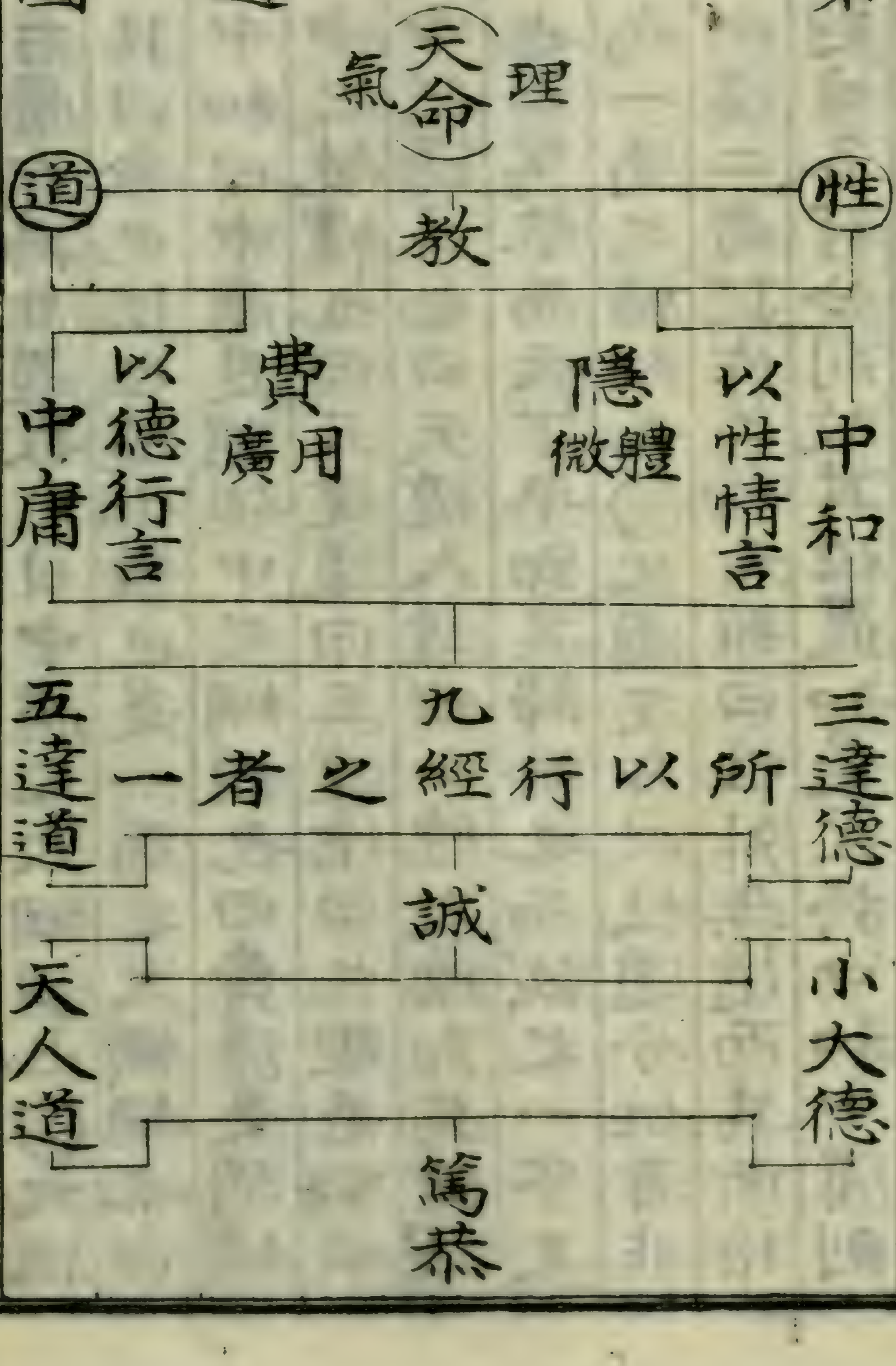
著也往年作人心道心新圖以附會齋月川諸圖

之下而備參考焉近讀中庸復取序文中語排列爲圖要之此不過爲前圖之註脚然其使人明曉而易知者又却勝似也或合或分或横或竪而條理不紊首尾相連吾心體用之妙聖學知行之要瞭然在眼前尚或有補於觀省體驗之地也歟噫堯之授舜不過允執厥中四字而舜復益之以三言只此十六字已是多了就其本文而詳味之則古聖人單密之旨可以窺其一斑何以圖爲然聖學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爲圖指之以爲說以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者此退陶先生之訓也

然則是圖也亦豈爲一副當無用之虛具哉愚將
以是爲同志者商確焉癸未仲春日又書

中庸四圖

第一性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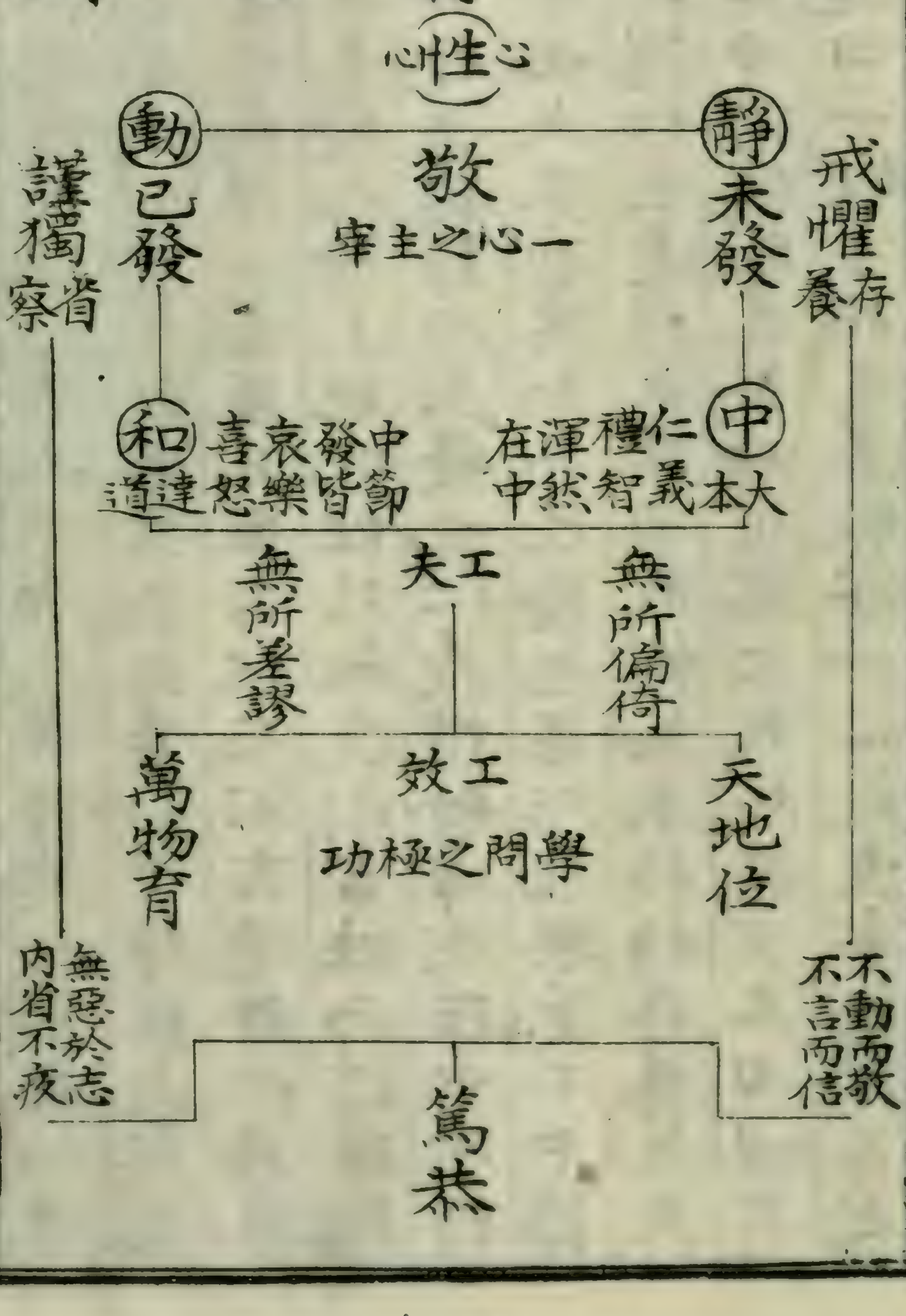


右圖首揭性道教之目中庸之大綱領也○大抵
其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是一篇之大綱領也曰
中和曰中庸是綱領中之綱領也曰費隱是綱領
中之統體也曰五達道曰三達德曰九經是綱領
中之條目也曰天道人道曰小德大德卽其鋪張
也曰篤恭而天下平卽其歸結也而誠之一字又
爲一篇之樞紐也○此圖左右以性道分排者非
以這二者認作二物看雖曰性外無道而其所指
題目各有分別故其位置如是至於中和中庸則
中非有二而或爲在中之中或爲時中之中則中

和當貼天命之性中庸當貼率性之道如所謂五
達道三達德九經之事則皆所以剔出修道之曰
盖旣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則五達道亦可在中
和之下旣曰中庸者以德行言則三達德亦可在
中庸之下而圖中位置必如是者正以達德重在
性邊達道重在道邊故也然性與道本非二物中
和與中庸亦非兩箇事則此等處當參互看豈可
一切分而二之耶天人道小大德皆倣此盖至此
則已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豈人人所可容
易議到哉篤恭二字又是大聖人極至之德此則

性道之推極結殺處而若無是誠則這皆不是實事蓋誠字雖已見於鬼神章末然至二十章然後始言工夫地頭故其位置上而該達道達德九經下而接天人道小大德以總括一篇之義中庸之大綱目於是乎備矣其妙難推其味無窮非眞能體道者其孰能與於此

第二存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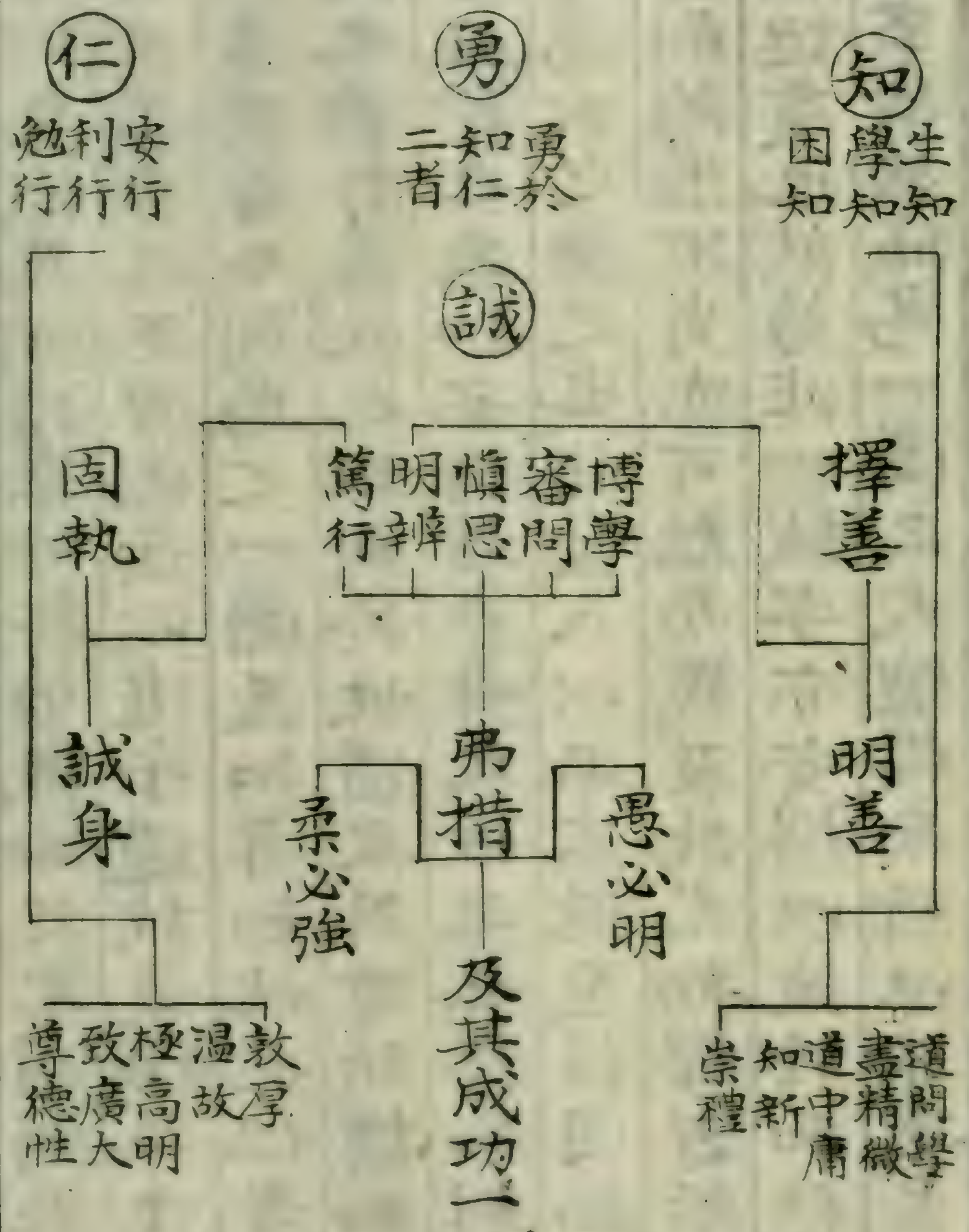
右圖拈出存省之要所謂動靜相涵表裏交養者

也〇上圖旣揭起性道敎之大端以至於天人道
小大德之極功然此乃聖人事有非初學者所可
容易議到故更就首章表出吾心中存養省察之
要而爲第二圖蓋其單言性而不言道者以其專
就未發已發上說況性外無道則言性而道在其
中者乎其靜而未發也仁義禮智渾然在中所謂
中也大本也其動而已發也喜怒哀樂莫不中節
所謂和也達道也其曰戒懼卽未發時存養工夫
其曰謹獨卽已發時省察工夫然其下工田地不
過曰一敬字而已蓋敬字一心之主宰而萬善之

本原朱夫子通有無貫動靜之説不其信歟至若致中和三字亦只是戒懼謹獨中極至工夫而其末梢自然之應便可使天地位萬物育誠以天人物我一理故也近而言之則在一家而使一家之父子夫婦各正其位是一家之天地位也使一家之妻孥僕畜各得其所是一家之萬物育也推而至於國而天下而無不皆然是所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然亦學者所當體認豈可以是爲高遠難行而不自點檢乎哉其下復說末章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應上戒懼以内省不疚無惡於志

應上謹獨而又結之以篤恭二字與上一敬字相爲照應首尾相貫上下相連吾儒家存養省察之要於此焉備矣大抵無論未發與已發戒懼與謹獨必內外動靜交相養互相資然後方可謂存省之工有志爲己之學者能潛心體當推類旁通則所以造道凝德之大本領夫豈外此哉

第三知行圖



右圖括出知行之要卽吾儒家博約工夫也○上

二圖既别出來性道之大端存省之要旨使學者有以先識其綱領準的然苟或知之不明則無以察其善行之不力則無以進乎道故更摭二十章三達德者而别爲之一圖蓋知者知此也仁者行此也勇者勇此也非别於性道之外有所謂知仁勇三者也生知安行者堯舜之性之也學知利行者湯武之身之也非聖人以上不能至若困知勉行則雖愚不肖亦可勉而幾及此尤初學者所當體認處也然苟非一誠字亦安得以施於知仁勇之事哉故誠爲一圖之大總腦而所以該括上下

者也擇善云者能擇乎至善之所在而審其當否知之事也固執云者不失乎天理之本然而勉強自持仁之事也擇之審然後善可以明守之固然後身可以誠至此則可以造乎高明光大之域而爲知行之極功也若其中間用工節度則亦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而其下不措二字尤是猛著力處要之學問思辨是知也篤行是仁也不措是勇也學者必從困知勉行上做將去以五不措把作究竟法則亦何患乎愚之不能明柔之不能強哉及其末梢成功也可以與聖賢同歸

矣更以此參攷於二十七章中尊德性道問學兩項事則信乎知行工夫之不可偏廢也有如此故妄以己意又分屬於下使之首尾承接上下參互噫吾輩工夫只在此兩者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又按勇字兼知仁二字誠字包知仁勇三者以此二字爲一圖之要的於此尤可見學者不可不知也

第四四前定圖



右圖拈出四前定之目卽學者立心處事之要也

○上三圖旣歷叙造道凝德修身爲學之大端然苟或言行事物當然之理不能前定於方寸之間則凡於應酬云爲之際終未免夫急遽顚錯之失

姑息苟且之病故更就二十章標揭其所謂四前定者而別爲之圖大抵學者苟能先立乎誠硬著肚牢着脚而外累私欲之自外至者不得以撓其志則發言有理而無臨時躁妄之患處事合宜而無倉卒顚錯之弊以至於行有常而内省焉不疚道有本而變化焉無窮矣以之修德凝道而前定故能造極以之致知力行而前定故有端緒處貧賤而安於貧賤處患難而安於患難無處無難處之事矣一定字而其功用有如是學者誠能反復潛玩則其味可自得也

自警十條

蚤起盥櫛整衣冠謁祠堂省庭闈

退書室程蒙訖端整對几案讀所業書凡鄙俚冗俗之書不可寓目

讀書之法無貪多無陵躐惟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

几案書冊必整齊頓放毋縱横皺摺

以讀書暇必灑掃室堂階庭或鋤園毋使肢體頹放

毋閑出入毋晝寢毋沉溺雜技

毋疾言遽色愼勿以非理事取怨鄰比上下

對人言語勿言人過惡勿論女色及衣食事
毋箕踞雖夜毋不冠而坐
入夜就寢或坐或卧必潛誦所讀書文義有可商量
必反復推究若未透待明日更加紬繹
右十條非高遠難行之事以我愚劣尚或勉強而行之然功力未到往往扞格不勝作輟無常若不痛加提省則駸駸入於猖狂鹵率之域甚可懼也茲書之壁上以朝夕常目焉苟於一日十二時中動作云為出入語默一遵這箇節度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則馴習之至庶或可以由粗而入精由

近而至遠矣夫以曾子亞聖之資猶日三省其身范希文古賢人也而尚且其言曰予常遇夜就寢即計一日自俸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不然終夜不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噫古君子之俛焉孜孜不敢素餐蓋如是歟吾輩平居飽食煖衣其日用事業曾莫能一分相稱於居處喫著之費此則范公之罪人也可不戒哉可不勉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丙子書塾諭諸生

上之十七年丙子冬庚子月庚子日丙子時門子弟

營小塾于清閟之後磵谷中粤若干日工告成凡為
屋四架而堂室相半之是日也長少畢至具詩酒以
落之余乃道諸父兄之意而告二三子曰俚語云四
子之歳成學舍則科第可致甚矣俗之好怪也夫窮
通在天勤慢在我此屋雖成而二三子若無讀書講
學之功則富貴軒冕焉有自至之理如或果有是理
而二三子種績愈摯卒之有立揚之美是誠門户之
福也然為士者纔營肄業之所而先有干祿之心則
其格趣汙下教人同歸於謀利計功之學此尤古君
子所不取也諸父兄之期望於二三子者亦豈為是

哉竊嘗聞之三代盛時庠塾之教大行使之朝暮優游於詠歌絃誦之中而又申之以孝弟敦睦之義故家家有禮讓之風人人知名教之樂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患爵祿之不至然其培養也深故其成就也易雖窮鄉韋布之士往往作王國之賓以贊夫笙鏞黼黻之化此理之自然非人為私智之所可跧求得也近古以來上以有教養之名而學者無成就之實又或私與其徒藏修棲息於嵌巖靜僻之境焉則古聖家塾之制猶若可見而夷考其晰夕所事無不假手程文馳心利祿以雕篆速化之術為異日媒進之

階夫如是矣雖出而試之當世亦何足與入堯舜之道哉矧我小華文獻之邦士趨日卑此習尤痼甚至於流俗詭陋之說乃反爲惑世邀福之計噫禮義之不明風教之不淳人材之不盛且美固無足怪也願二三子無眩乎年月日時之言無奪於功名利欲之念而深致意於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者崇德業以省其身敦孝弟以整其家講學習禮以明之求師取友以補之內有修爲之本外有學優之美則吾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者誠自然之理也況念吾家家法本以名理爲至戒巋然古閣至今爲後人

瞻仰之所而竊冤斯邱密邇其傍今日之登斯堂者又何可不念先德而汲汲乎惟榮進是圖哉僉曰唯唯敢不祗承教意以早夜孜孜焉因略叙顛末且以告來者

通密州校院文

代廬江士林作

伏以生等每讀嚴先生祠堂記未嘗不擊節感慨緬焉馳神於桐江七里之間而想慕其山高水長之風焉苟於千載之下又或有砥行礪志之士扶世教而樹風聲則其所以尊尚之者夫豈有古今之異哉竊以爲聱漢孫先生之清風偉節卽嚴公後第一流也

蓋當昏朝之世傷時事之日非痛彝倫之斁絕投簪捨笏托跡漁釣其卜居之必於嚴光山七里灘者可知其意寄深處而述懷謾詠之中却以羊裘子諫議官爲嫌則當日所處之難所立之卓豈但以嚴瀨一絲風之重漢九鼎而已哉蓋先生之氣節事行皆從道義中出其淵源之正則實爲寒岡門高弟也其交友也則憑伏梧峯諸先輩之所推重也其立朝也則梧里漢陰兩賢相之所引進也其忠義之蹟則當龍蛇難而敵所愾也其尊衛之誠則爲文元公而辨其誣也以至晚年一大節尤若是之光明俊偉寤歌適

軸之墟山若增高水若增清鄉先生之殁而可祭於社者非此之謂歟嗚呼高山景行之思固所同於秉彝而畏壘尸祝之禮尚未舉於曠世此生等之所尋常慨恨也況僉君子之生於是鄉欽慕有別者乎何幸百年之公議自定而七灘之廟貌垂成先賢陟降之靈其將永妥於斯矣一邊持重之言雖或以 朝令之有防而通國舉世之論亦嘗有 聖教之叅酌則往者學宮之再度文諭一道儒紳之前後同聲豈非舉國公共之議乎此則惟在僉君子處事之得其宜也伏願與遠近章甫講定儀節克竣大事罔俾嚴

先生之祠壽美於古而亦使世之好尚論者復續汔
文正記事之筆幸甚

呈繡衣文

伏以旌褒烈行　國家之令典而其所以闡明揚扵
勿之有湮鬱之恨者亶由於按廉方伯之採察登聞
考諸三綱錄及歷代女史之傳斑斑可據在今日則
本道英陽居士人趙秉誠妻聞韶金氏死節之事尤
其憐惻而卓絶今古者也閤下廉察之路想或關聽
其事實而竊恐道塗傳聞未得其詳且念此等褒異
之擧必待士林公共之論然後可按而爲信蹟故生

等不避猥越敢此齊聲仰籲伏惟細垂察焉蓋烈婦
即故鄉賢錦翁金公之後士人鎖鼎之女也生長法
門閨範素著年十九歸于趙事舅姑洞屬愉惋孝敬
備至夫黨隣里咸以孝婦稱之其夫罹難醫之疾烈
婦手築小壇于舍後夜夜禱天請以身代目不交睫
者數三月而夫病乃瘳人皆以爲至誠所感及至舅
姑相繼殞歿而夫又哀毀添疾遂至滅性烈婦晝夜
憑尸自分從死勺水不入口者五六日叔舅趙彥孝
垂涕慰解累累諭之以不當死之義則烈婦翻然改
曰未亡人薄命一日爲難而舅叔教訓若是懇惻第

當尚延時日以終喪制且待夫弟成立家事完全之後吾之至願可遂自玆以往節哀忍痛料理家務奠祭饋奠一遵禮制舅姑喪闋夫弟將有室則烈婦手績具幣囿有未備而趣令弟姒于歸及夫終祥也烈婦哭告床下曰夫弟今已成立弟姒又極賢淑家事有所托矣零丁一身自此當下從傍人聞之驚愕防守益嚴則烈婦又復婉辭自解雍容如平日守者亦稍弛慮矣繼而渾室遘癘或病或出弟婦又以親病歸覲烈婦秉此少閒斷然自裁遺書告訣于夫叔及弟姒而且託以夫墳同穴以至家藏器物及他人俸

償之物一一付籍傳于弟姒親着襲衣上下端束縁具大小斂衣衾幎握絞布置諸卧側遂飲毒自盡而家人晩乃覺之噫噫悲夫吁何其烈也烈婦矢死之心固已定算於崩城之日而隱忍三載式至于今者盖將以躬奉几筵而僶勉終祥成就夫弟而付托承家從容就死死無餘憾則原始要終眞可謂孝烈俱全而其一生一死之處置得宜者亦有士君子之所難能焉如此卓異之行雖編之三綱行實夫豈有愧哉恭惟閤下奉 命南服凡於坊曲閒沉滯之蹟無不兼聽幷照而此事又適出於繡車按廉之日者亦

不偶然伏願閤下還　朝之日陳達趙夫人孝烈之行俾蒙　聖世旌表之典則其於扶綱植彝之化亦豈少補乎哉生等不勝祈懇屛營之至

序

林庄世稿序

嘗讀石門先生遺種亭記蓋其淵奧之旨有未易蠡測者而其中讀書種子一語最是托意深處也在昔崇禎末先生慨然有蹈海之志抱書入山隱求以終老而重有感於大明天下讀書種子之絶深欲以是而密傳一家之後人雖設客難以發之實先生意也

此豈非有道君子之憂深思遠而可以爲訓於來許者乎余今於鄭氏之林庄世稿者尤竊有感焉是稿也即石門以後四世遺蹟也世稿而曰林庄何謂也蓋益庄者先生舊居也林泉乃其棲遯之所而先生之子若孫分守兩地先廬世世傳其家學故合而編之以著夫文獻之美也於是予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焉在益庄而曰益齋公先生之長子清修篤學嘗編定退陶書節要可謂有功斯文曰松雪公益齋之曾孫有文行不得年而咳唾之遺落者鏗然有古家聲韻在林泉而曰教授公先生第四子之子早登

大小科名著朝野而見時不可棄官恬退宛宛有石門高風曰睡窩公教授之弟博通天人精於算數之學而懷寶深藏以詩酒自娛曰天然公以教授之子爲睡窩嗣辭致醇淡發諸嘯詠者無非義理之言總而觀之則有本者固如是夫譬如農者之勤菑降種而踵後者能終畝而肯穫噫不有其菑其何以畝不有其種其何以穫當日遺種之意至是而果符驗矣先生既啓之於前諸賢又述之於後欲知夫世稿之所以作盍先取先生集考之乎先生遺集已繡梓而行于世今不必架疊爲然彙柯葉而不求其根合派

流而不尋其源非所以原始要終也故略抄先生雜詠之詠林庄者兼採拾遺及附錄若干以冠編首而其下五稿仍以世代序次之凡七卷編之者誰後孫仁睦甫而其子欽寬仰贊者也仁睦父子旣保守林亭肯構而新之又能裒輯遺文以圖不朽亦可謂善繼述者矣鄭氏家讀書之種且將續此稿而長傳蟬聯不絶豈不休哉遺種亭舊址在林泉敬亭南石臺上固城後人李着秀謹序

尚友軒遺集序

自古賢智之士有能勵志篤學成就德器又有著書

立言垂示來後者是惟執長年究大業然後能之其不得壽者不能無憾於斯焉雖以顏淵氏之好學而猶未及盡發聖人之蘊朱夫子稱吳伯豐之賢而惜其失傳道之托近則如南貴趾柳巴山諸公俱是陶山高足而尚論者深恨著述之無傳不幸短命之歎豈非古今人之所同然乎余讀尚友軒遺集而重有感焉公之始執經湖門也先生以書賀先公奬詡其資質志尚之美講討思索之精公於是時年甫弱冠而其後十餘載聞道益親切日有可見之行至其發之爲論著則實有待乎學就業廣之日也苟假之以

中晩之功必能益加充擴羽翼斯文以續宗師之緒而卒中途夭閼聲韻沈湮今其孫邁秀之收拾遺落者僅有詩文若干篇而已可勝惜哉然觀鳳一羽而知五彩之備諷其詩藹然有濂洛氣味箴銘賛諸作無非聖經中要切之言何待纂述之多乎而謂其有可傳者存耶矧惟公純孝篤行之蹟又有誄文遺事及誌碣文字皆信筆也蓋公之一言一動必以古人為法後之想慕公者三復是卷則可以知尚友二字之名副其實也族從孫李𪸲秀謹書

思容寶鑑序

人有是身卽有是心是心何心也合理氣統性情主一身而宰萬事者也其眞靜虛靈之體固未嘗不善然知覺生於內事物交於外而耳目口鼻之欲動喜怒哀樂之情發善惡邪正於是乎分苟不隨時隨處痛加防範之功則褻天明慢人紀終失其本心之正矣是以古聖賢之教人也必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以示其閑存制養之方若洪範之五事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貴三省是也而其誠思守爲之要正容謹節之目則大抵九思九容之訓尤詳且切矣蓋吾儒爲己之學內外無間九思也九容也皆是涵養

本原之事然分而言之思主於內容主於外中有所主先致其思然後七情始能中節百體可以從令故箕子之陳五事以思睿爲終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然則當以九思爲九容之本而敬者又是一心之主宰也內而操存戒懼外而莊整齊肅要不外此一字則事思敬其亦爲九思之本歟愚竊有取於斯謹分二九爲上下篇綱又細分爲十八目而類聚昔人要切之語參之以平日所得於潛思默驗之餘者推演爲說辭約意備要之皆有所本非敢撰出臆見也篇既成又合爲一圖揭之卷首名曰思容寶

鑑蓋取重磨古方之意也明窓整冠開卷常目心思
之邪正而照管於斯容色之敬怠而觀省於斯與吾
方寸中本然之鑑表裏爲一而無所愧於昭昭對越
之中則古鏡重磨之方不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且
其疏節細目不離乎小學進修之法而大本達道咸
具於日用平常之地有親切爲己之實而無高遠難
行之事誠能體之以身驗之于心言雖淺近而罔或
遺焉事雖微細而無敢忽焉慤實持循而毋滯於偏
枯戰兢嚴畏而勿過於拘迫則思慮自然凝定容止
自然簡重辛苦者漸乎易矜持者熟純熟此變化氣

質之法也其於凝道作聖之功睟面盎背之効雖未敢言庶或賴天之靈不失為飭躬寡過之人也歟遂為序以自警

四箴集說序

晦菴朱夫子嘗表出伊川程夫子四箴特載於論語小學近思錄之中而其與學者書歎其指義精密至有棒痕摑血之喻又令作小楷字以置之座隅蓋自殷周氏盤盂几杖之銘以至有宋諸君子箴儆之語何莫非格言要訓而朱子之尤尊信此箴有如是者何也誠以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理備深有得於聖門

傳授之的而大有補於吾學存省之實也著秀自受讀以來服膺常目句究其義字尋其訓者固有年而未能有得迺於閑居尋數之暇謹取箴說分爲五章而採摭先儒解釋之語散出諸書者旣各類次于下縱非箴中本意如有警發人處亦皆門分彙纂略倣古人附註集說之例所以資體察也大抵人之一身運用莫要於視聽言動而其觸情縱欲日用而不自覺者亦莫甚於視聽言動苟無以檢制而持養之則放僻流蕩狂顚錯繆終莫能復其善而踐其形矣故聖人之教人也必以一勿字爲四非防範之要然則

勿之也柰何敬以直内而已盖敬則中有主宰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體無不聽命於心官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尚何己私之不克天理之不復哉箴内雖不言敬要之不出此一字節度而集註諸説又莫非持敬勝私之單方妙訣誠能潛玩於論語本文之旨以立其田地而參究箴訓以求其方通貫註説以極其趣則其於顯微無間内外交養之功庶乎得其門路而端的有可據矣有志求仁者舍是何適焉噫此孔顏相傳之一副心法也後生蒙學何敢與議於是然揚子雲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著也亦將終吾身從事

於斯以竊自附於顏氏之徒云爾歲庚寅上元日固城後人李著秀謹書

潛叟詩稿序

永嘉城門之西有隱於詩者潛叟其號也少嘗從事椽幕以詞翰名當 健陵賊際承 朝旨書五經入覲 文石特蒙 袞褒眞異數也旣而退潛于閭巷間親没不復出家貧而詩益工往往有唐人聲尤喜就正於大方鴻碩如廣瀨北亭諸先輩咸推詡之不已然未嘗以是求衒於人一切緼彩韜光介然守拙士規模此其所以爲潛叟也世之逐逐勢利者從傍

而竊笑是烏能識其眞哉叟今年七十二而詩思猶不衰嘗手抄其所著者釐之爲上下編又自挽以附末而題之曰潛叟詩稿屬余弁其首噫余亦潛者也樂與叟遊叟之吟節韻屐無日不於城東石逕之上矣將百年相守則知潛叟者有東林子也今於叟之稿豈可無一言己乎遂書之曰古人之取義於潛者尚矣晉有陶潛處士宋有陳潛室輔潛菴元有胡潛齋皆隱德君子也潛之義隨其時世而各有取焉誦其詩讀其書有非人人之可擬議者而若漢之王符先生著潛夫論以見志韓昌黎又作贊以美之斯亦

古之所謂逸民也叟之潛何居焉吾必以權潛叟爲今世之王潛夫而叟則又有百首詩可傳殆過之矣然吾之言拙顧何能發潛而闡幽請潛叟收其稿而藏諸篋以俟後之昌黎子也著雍閹茂中秋月東林下士序

再從弟文民字序

吾弟文民質實少文者也名以晃字以文文奚以稱吾知其殼之質也而濟之以周之文也今於此有晃焉裁之以先王之禮樂飾之以吾儒之繪素而又有好文者取之用之郊廟用之朝覲則可以贊黼黻之

皇猷而煒煒乎其有文章也雖然君子惡夫文之著
焉如或矯其質而浮於文則其不為的然而日亡者
幾希此聖賢所以取衣錦尚褧而晦根葉敷之訓又
是劉病翁之祝晦庵者也吾以此為君誦之君盍顧
名而思義也

贈族弟德雍南遊序

永文獻鄉也臨皐立巖玉澗梅谷之間往往有前輩
遺風至今弦誦相聞我族弟德雍寄寓於梅之鄭氏
里賢士友皆肯與之遊焉適者歸省丘壠訪余谷泉
書巢論文敘舊之餘請以一言為贈此古之道也朋

友相與之際猶有贐況於弟兄之親而愛好之至者
乎然吾所以爲德雍地者不以其憂貧而謀食也亦
不在爲詞章取科第也士君子之平生志業必須以
古人爲期期至乎古人所立之地則其道何由焉請
先言君家家學之正也君大父尚友公天資近道篤
行踐實寔爲湖門高弟而不幸早世繼以累經喪難
零丁漂蕩一陽來復之候只在君藐然之身君於是
時若不硬著脚跟百倍其功則顧何以收拾先人之
業而能自立玉成之基耶君幼有志尚斤斤有法家
典刑且於搬移困苦之中擇交劬學見聞廣而資益

多此吾輩之所甚愛君而期以遠大者也然棲屑多年靡所歇泊家計未成脊梁未定程子所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者亦可念也吾故曰如欲爲君子儒則惟志乎古人爲己之學志古人爲己之學則必先以君家尚友之訓爲法其要在先大父所寫性理書中矣德雍其歸而求之哉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八